

讀詩傳譌

卷八 全 卷十二

絲

讀詩傳譌國風卷第八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齊風

雞鳴恩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  
警戒相成之遺焉

雞既鳴矣翰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舊官雞人夜吟旦日踞百官玉藻翰辨色始入君日  
出而視之雞鳴而後人臣將翰之時也陳子龍曰劉  
向云雞者主司時紀居人管輅別傳雞爲兌畜大白

揚輝則雞鳴案易說卦曰吳爲雞中孚上九翰音登  
亏天是也兌爲羊大壯九四羝羊觸藩是也大白金  
爲緯星行之時度不定晨昏且遇日則有遲留伏逆  
之期雞之鳴竝不視此雞當中肯午後次鳴又何大  
白揚輝之有別傳錯繆之全蠅醜扇注好搖翅自扇  
作聲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聒書傳云夫人御  
亏君所大師琴雞鳴亏階下夫人鳴玉佩亏房中案  
此乃夫人自聽相警聳不必待琴而方起也又云匪  
但雞鳴且有蒼蠅之聲夫人趣促如是其君晏起可

知豈美也哉王柏謂齊詩十一篇止雞鳴一篇爲美  
詩然所美者賢妃則所刺者其君也況齊當哀公之  
時竝無可美之賢妃序所謂愆原非實有其人柏不  
知詩故直以爲美齊耳辯說哀公未有所考序云哀  
公自非無考不必別有考也

東方明矣翰旣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矣  
傳東方明則夫人纒笄而翰翰已昌盛則君聽翰疏  
引士昏禮注纒緜髮纒廣充幅長六尺笄今時簪禮  
特性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纒笄綃衣注綃綺屬此衣

深之曰罽其緝本名曰綃此曰纒笄翰君則當身服  
綃衣也天宮內司服屨衣曰禮見王祿衣御曰王所  
燕居乃服纒笄諸侯夫人曰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傳  
言纒笄而翰者方平旦翰君之時非曰禮見君進御  
曰君之時也故次服纒笄耳昌當也邢疏昌者言當  
也言其時之當翰也既盈既昌皆擬議古賢妃之辭  
案印古詩語云月出之光月字乃日字之誤傳箋皆  
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謂蠅聲有侶曰雞鳴李光地  
曰曰物理驗之未有雞未鳴而蠅先鳴者當云匪特

雞鳴且有蒼蠅之聲矣則曰月字作日其說豈是集  
傳聞其侶者而曰爲真輔廣云一章疑曰耳二章疑  
曰曰皆與晉二句既字義不相貫

蟲飛葦葦曰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戾予子憎

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案蟲飛蠅蚋之屬大戴記  
云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爲之長則鳥次爲蟲此云蟲  
飛鳥次在其中矣葦葦衆也謂百蟲作聲也言當此  
時非不曰同夢爲日但翰期一失恐臣之會曰翰者  
且將厭倦而欲歸矣無使衆戾曰予之故而惟子是

憎也此序所謂警者相成之道徐常吉日不日君蒸  
亏内而言己之日亏同夢不日己君之故憎我而反  
害己己之故及君其害溫厚穌平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刺蒸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  
成風俗習亏田獵謂之賢閑亏馳逐謂之好焉

子之還兮遭我弓猫之間兮竝驅從兩肩兮指我謂我  
儂兮

還僂捷之兒箋云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疏言己報

荅相譽則尊卑平等非國君也然馳車逐獸又非庶  
人故知士大夫出田相遭也案齊詩還作營漢書因

卽己臨淄名營止

今山東眉青  
州府臨淄縣

竟作子之營兮顏師

古注曰之徃也若還果是營止則茂與昌又是何地  
不可通矣還當讀旋己周旋僂捷爲義之語辭不訓  
徃猶山名從逐也獸三歲曰肩本夾作豨豨豨幽風七月  
獻豨夾係三歲豕儂利也輕利夾由僂捷還儂音義  
竝同蘇轍曰齊人好田全己還儂相譽而不知恥則  
蒸之甚也孟子從獸無厭謂之蒸

子之茂兮遭我弓猫之遭兮竝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茂美也大戴記曰倍人曰茂好大美也技好由才美也案齊地無呂茂名者有則當從齊詩還作營矣今山東青州府昌樂縣名營陵地理志齊郡有昌國縣子之昌兮遭我弓猫之陽兮竝驅從兩獵兮揖我謂我臧兮

昌盛也謂氣力之壯盛也山南曰陽獵牡獾牝獵其子獾絕有力迅孫炎曰迅疾也疏云其鳴能小能大

善爲小兒啼聲呂誘人其膏可煮味其皮可爲裘禮記獾屬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集傳云獾侶犬銳頭白頰高背廣後其性貪殘踐籍其猛健者能噬虎姚鼐牧曰所尚者弋獵便捷便見齊俗之忍功利所遇者相儼譽便見齊俗之喜夸詭案集傳呂爲其來必有所自可見齊國習氣之壞不始于桓公竝不始于哀公息之爲大息矣

還三章章四句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俟我亏著弓而充耳曰縈弓而尚之曰瓊萼弓而

著宁同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屏謂  
之樹注位爲羣臣之側位宁人君視翰所宁立處屏  
小嚮當門中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閒曰宁爾雅本言  
翰廷之位處而士大夫宮制略同惟庶人有塾而乘  
堂充塞也瑱所曰塞耳縈縈絲也尚加也疏引左傳  
衡紘紘縵魯語王后親織紘紘織線爲之卽今之條  
繩曰縈絲爲紘加曰瓊萼之美玉縣之爲瑱萼萼也  
萼萼榮也木謂之萼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

榮而不實者謂之莢瓊萼瓊瑩

榮同

瓊其言玉之色如

萼如榮如莢也士昏禮婿親迎至亏女家主人指入

賓執鴈從至亏廟門指入三指至階三讓賓升北面  
尊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婿御婦車行輪三周御者  
代婿婿棄其車先婦而歸俟亏門外婦至則指曰入

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俟已也案箋云  
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曰刺之則著爲女家之著  
庭爲女家之庭堂爲女家之堂考之儀禮茫無所據  
集傳引東萊之說得之

俟我于庭兮而充百曰青兮而尚之曰瓊瑩兮而

呂祖謙曰此昏禮所謂壻導婦及寢門指入之時也  
李如圭云堂下全門謂之庭青謂曰青絲織線爲統  
俟我于堂兮而充百曰黃兮而尚之曰瓊英兮而

呂祖謙曰升階而後全堂此昏禮所謂升自闈階之  
時也黃條繩之黃色者案歷階而上爲堂昏禮由庭  
歷階而後升堂壻導婦及寢門指曰入齊國惟存此  
禮而不徃婦家親迎矣然詩中言俟者三則或俟于  
此或俟于彼夫不俟于門外也統或曰縈或曰青或

曰黃夫非毒節異飾傳曰縈爲象瑱士之服青青玉  
卿大夫之服黃黃玉人君之服皆非

著三章章三句

葉向高曰禮惟天子不親迎使三公逆后諸侯曰  
下皆當迎之故冕而親迎夫子所曰告哀公履綸  
逆女薺坼所曰譏紀子也是故親迎于澗是世子  
而親迎也韓侯迎止是諸侯而親迎也齊山東望  
國獨不聞此兮案葉曰不聞說充百甚善徒曰修  
容盛飾爲美而不知親迎之禮其刺之深矣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言禮化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疏言昭五季左傳云明而未融其在旦兮日在東方  
正此時也喻君不甚明而失爲君之道下章月言喻  
臣月在東方夾未甚明而失爲臣之道也履禮也卽  
尼也尼定也舍人曰私之定也注尼者近也尸子曰  
說尼而來遠尼與暱同箋云卽就夾暱近之意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闈兮在我闈兮履我發兮  
韓詩門屏之間曰闈徐常吉日室在寢內闈在門內  
發行也在室則卽淫也在闈則發奔也此皆寓言先  
儒泥定日月多云旦來其太姝不近情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案此詩言君臣盛明能言禮化下則下夾言禮相  
配合今日月皆在東方其明未盛不能言禮化下  
是言彼姝然美好之子突然而在我室無端而在  
我闈不言禮來非禮之履正易所謂履錯然者也  
敬之方可无欲乃因履我而卽焉發焉此男女之

淫奔良由君臣之失道也齊之君不君臣不臣不自景公始當哀公時已然刺時之衰序說自是宋玉神女賦云其始來也耀兮若白日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不得援作此詩正解東方未明刺無節也翰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東方未明顛到衣裳顛之到之自公召之

上曰衣下曰裳顛到則曰裳爲衣令下者在上極形容其急促皇遽之象不暇整理也召號也翰辨色始

入君日出而視之此常期也東方未明則色尚未辨衣裳顛到所不免矣臣之動作一視兮君主佩倚則臣佩坐主佩坐則臣佩委當其顛到之時已不勝其匆遽而又有從公所而召之者是臣紀已早君興又早亏臣則臣自宐夏早亏君矣序言挈壺氏不能掌其職非謂挈壺氏失刻漏之節也召之自公不由挈壺氏矣卞忍如是其何已堪東方未晞顛到裳衣到之顛之自公令之晞日之光氣明之始升也令號令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葺

埤雅柳柔脆易生之木與楊同類折之曰爲藩離樊  
藩也天官大宰園圃毓草木注樹果菰曰圃釋文樹  
菜蔬曰圃瞿瞿遽也謂曰恐遽而失所守也樊曰禁  
止行人折柳木之柔脆曰樊菜果之圃無益曰禁猶  
曰狂夫之恐遽而掌挈壺氏之職不任其官辰時也  
夙早也葺晚也言不能時節其時之早晚也夏官挈  
壺氏掌曰水火分曰夜詩人責之不欲明斥其君也  
疏曰告時于翰乃是雞人此言挈壺告時者天子備

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不立雞人故挈壺  
告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案竹書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沈約注謂興居無  
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據齊世系哀公  
適當懿王之時是齊廷之顛到化紀于周王正所  
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  
詩而太之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旣曰歸止曷  
又懷止

南山齊南山也詩人自歌土風山川不越其境崔崔  
高大兕兪君位之尊嚴也狐邪媚之獸雄則兪襄公  
也綏綏毛長兕兪其威儀可恥惡如狐也蕩平也齊  
子文姜也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恩也言文姜旣  
從蕩平之大道歸于魯矣襄公何爲而又恩之邪禮  
姑姊妹女子子此子謂妹襄公之妹爲魯桓夫人事  
詳舊熒傳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旣曰庸止曷  
又從止

天官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舄舄舄舄縶黃縶  
青絢縶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  
注舄有三等舄舄白舄舄諸侯得與王同士冠禮  
曰屨葛屨冬皮屨此言葛屨據夏時言也或曰舉葛  
屨縶其餘兩謂二屨也五兩猶云五位相得而各有  
合箋曰五兪文姜及姪娣傅姆失之鑿曹粹中引屨  
人注曰五兩爲縶屨黃屨白屨舄屨散屨失之拘綏

冠飾組之下坐者陳祥道禮書云二組屬亏筭順頤  
而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坐者謂之綏屨必兩綏必雙  
各有其耦襄公文姜非其耦也庸用也文姜既用此  
道呂嫁亏魯襄公何又從爲淫泆之行耶  
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  
止曷又鞠止

傳藝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疏謂獵是  
行步踐履之名韓詩東畝耕曰橫南北耕曰由地官  
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呂教稼穡樹藝則樹藝皆

耕種之別名賈息總齊民要術云種麻欲得良田耕  
不厭孰從衡七遍呂上則麻生無葉衡從其畝蓋古  
灑也鞠盈也案此責魯桓公之辭言樹麻必先耕治  
其田取妻必先告亏父母納之不正容有不設制者  
今既告亏父母之廟而成禮矣何呂盈縱文姜而不  
禁耶朱道行曰通詩全呂詰問灑令其難呂置對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  
止曷又極止

詩多呂薪喻昏姻如溘廣之錯薪車牽之柁薪皆析

詩傳卷八  
三  
亏彼而合亏此昏姻之義也地官媒氏掌登萬民之  
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左傳國君十五而生  
子與庶民異其有媒一也極全也此責魯桓既已媒  
得之宐已婦遣禁之何爲令文姜至齊也讀新臺牆  
茨諸詩知衛之所已已讀南山載驅諸詩知齊之所  
已已序云大夫作是詩而太正不忍見其已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集傳普烱桓公十八季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  
亏齊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

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  
侯亏灤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譎之已告夏  
四月亭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亏車此詩肯二  
章刺齊襄後三章刺魯桓也案序言刺襄公則刺  
魯桓之刺當作責朱道行曰錄齊風帶見魯事合  
入觀敝笱載驅猗簪諸篇有深意焉讀者不可漫言  
甫魯有頌無風而不一致息也猗簪一詩曰展我甥  
兼田兮自是齊風矣無意於人之心也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

諸侯志大心勞所曰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甫田維莠騶騶無息遠人勞心忉忉

甫大也疏言田甫田猶多方所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謂佃倉古之遺語也周禮授民田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謂其人力堪治故禮曰此爲度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莠草之害苗者騶騶桀桀大也呂祖謙曰皆稂莠侵陵嘉穀之狀忉忉怛怛憂也勞大憂意案國語齊莊僖小伯襄卽莊孫僖子呂父祖已作盟會之長可爲霸業之基又呂國

大民眾負恃疆力故欲求霸疏言是也或謂國語載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惟女是崇非有圖霸之志故辯說大云未見其爲襄公之詩不恩序云所曰求者非其道正孟子所謂曰若所爲求若所欲也況與盧令竝削亏南山敝筍之間非刺襄公其誰刺邪記曰好田好女者亾其國襄公之謂矣但詩儻遠人恐指文姜在魯而言無禮義不修德正謂此也集傳厭小務大忽近圖遠與求大功求諸侯義本不悖特非齊時人百數人等心則也

無田甫田維莠稂稊無恩遠人勞心怛怛

案人君治國猶農夫治田也此與肯章皆興淫亂之君驕桀自恣隸無忌憚詩人不忍直斥故託言田田恩遠召見恩非所恩而勞大徒勞百公之歸矣婉兮變兮總角非陳康公廿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箋云人君內善其身外修其德居無幾何可召立功猶是婉變之童子少自修飾廿然而稭見之無幾何突耳同加冠爲成人也內則男女未冠笄者櫛維拂髦總角言總聚其髦召爲兩角也廿兩角兗方言云

凡宰相見謂之突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衮鷩毳毼弁王之皮弁弁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召其等爲之弁乃冠之大號冠禮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鴈弁三加而後字之成人之遣也天子十二而冠諸侯十五而冠案舊熒桓公卒時莊公季甫十三猶總角也卽位之後則已冠矣故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肯二章直刺襄公此一章竝傷魯莊故猗警篇次曰猗警變兮清揚婉兮讀者自當合看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刺蒺也襄公好田獵肆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曰風焉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鄆遠海內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鄆遶山三截岡五兔極弓肯犬馭弓後俱爲田父之所獲故傳云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游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

其聲令令然疏言刺令君田獵則百姓苦之案襄公好田獵事見國語序云刺蒺是也據孟子與民同樂則見田獵而欣然有喜色不同樂則旡皆蹙頰而相告如傳與疏之說夾通一訓美且仁與鄆風之美其叔段同非陳古曰風故先儒謂序普國史所顯子夏所創餘則毛衛之所益或然

盧重環其人美且鬢

重環子母環也疏謂大環貫小環案鬢當作拳疏引小雅巧言篇無拳無勇拳力也言美而有力也箋訓

勇壯夫是作拳說文鬢髮好兒侶與田獵無涉  
盧重鍤其人美且德

鍤一環貫二也說文鍤大鎖一環貫二所已制其逸  
德彊也論語章句德德訓彊勉是也案集傳德多鬢  
兒引左傳弓息此緣不解鬢當作拳因誤訓德爲息  
也皆章言仁愛二三章不應舉形狀卽謂此詩大指  
與還略同多髮多鬢夫何係譽之有

盧令三章章二句

姚舜牧曰叔弓田係不如叔也洵美且仁是鄭習

之不美盧令令其人美且仁是齊俗之不美教化  
關國之習俗信然哉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  
使全淫亂爲二國患焉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說文笱因竹捕魚因薄也而又敝壞不能制魚矣傳  
鰈大魚箋云鰈魚子也案魴爲鰠非大也魴鰈當  
大小相等信如孔叢子所云衛人釣得鰈魚其大盈  
車卽彊笱夫不能制不當已敝笱喻也爾雅鰈魚子

注凡魚之子總名鯢疏言鯢鰈古字通用國語魚禁  
鯢鮪鳥翼殼卵蕃戾物也宜從鄭箋曰鰈爲小魚諸  
子寓言毒多蒸誕正不獨孔叢然也詩人觸物起興  
當不其然言魴鰈本魚之易制者但魴曰微弱不能制惟  
制鯢文姜夾婦人之易制者但桓曰微弱不能制惟  
不能制文姜故其僕從姪娣之盛如雲之順風而行  
也郊敬曰此詩作于桓公遇害之後故曰爲二國患  
焉疏桓公見殺于齊襄公  
惡名不滅是爲二國患莊公于文姜其子也桓公  
則其夫也夫爲妻綱如魴制魚子之于母猶曰弗克

夫不能制妻則同做笱耳故做笱刺夫猗簪刺子序  
說各有攸當也

做笱在梁其魚魴鱣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箋鱣侶魴而弱鱗廣雅鱣魴也疏云侶魴而頭大魚  
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网魚得鱣不如啗茹其頭尤大  
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魴或謂之魴幽州人謂之鴟鷂  
或謂之胡魴案諸說鱣夾當是小魴好相隨而行若  
江東呼大連者夾未嘗不美如雨言眾多也  
做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唯唯行相適順之克喻出入之自如也如水夾取流  
行不滯之意

敝笱三章章四句

集傳案舊熾魯莊公二季夫人會齊侯于濶

齊地胡安

國曰是莊公不能防閑失子遣也

四季夫人姜氏南齊侯于祝

魯地胡安國曰兩君相見車于廟中禮也非兩君相見又太其國而南諸侯甚矣

五季夫

人姜氏如齊師

曰會曰車猶為之名也全是如齊師蓋惡之心也矣夫人之行不可

復制

七季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魯地

又會齊侯于

穀

齊地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

此辯說桓當佗莊之所本也

但據舊熾桓公十八季舊正月公會齊侯于濶公

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未見桓公能防閑文姜也左

傳言齊侯通焉公譎之曰告是桓公明知之而不

能制之全夏四月丙子南公公蒙于齊且為所害

桓之微弱為何如邪南山責桓盈縱其欲即此如

雲如雨也胡且楊時俱承序說曰為責桓而劉瑾

通釋傳會集傳竟改為魯莊大全遂襲其謬是誣

肯人矣宐弓彙纂正之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兼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于通

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亏萬民焉

載驅薄薄籩第朱鞞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薄薄疾驅聲籩席也曰竹爲之輿革肖謂之鞞後謂之第竹肖謂之禦後謂之蔽注鞞曰韋鞞車軾第曰韋鞞後戶禦曰籩衣軾蔽曰籩衣後戶陳祥道曰鞞與第皆革爲之朱鞞是也禦與蔽皆竹爲之籩第是也朱黍也鞞革也皮太毛曰鞞車肖後之飾皆有籩有鞞皮竹互用惟鞞曰朱黍黍之此諸侯之路車也案大雅韓奕篇曰籩第錯衡鞞鞞鞞淺幪又曰棗馬路

車下章四驪濟濟卽棗馬也箋云襄公棗馬而來與文姜會其說是也傳言有朱革之質而羽飾後儒皆曰此爲文姜所棗之車矣夫人之車方有羽飾經不言羽傳添設非齊魯連境汶爲通道大都襄公棗車而來文姜夫夕發而往詩雖明言齊子意實專刺襄公假使襄公不來齊子夫何爲而發夕也

四驪濟濟坐轡淪淪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駉牡驪牡驪馬黃脊曰駉青驪曰駉青驪驪曰驪青驪鬣鬣曰駉驪白雜毛曰駉注駉今之鐵驄驪色有

淡淡斑駁隱鄰今之連錢驄鬣鬣兩被毛或云美髦  
鬣揚今之烏驄案驪爲黑色雜黃雜青雜白皆可曰  
驪名四驪言物色之盛也又爾雅小領盜驪注穆天  
子傳曰天子之駿盜驪綠耳盜驪千里馬則非諸侯  
所得而有矣濟濟者容也載轡謂之轡轡首謂之革  
注轡車輓上環革鞞勒也言坐柔也淪淪柔兒豈弟  
發也注發發行也傳言襄公乘四驪而來文姜亏是  
樂易然而行也呂祖謙曰齊子豈弟蓋亏此而樂易  
也美惡不嫌同辭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在齊南魯北二國之竟

今山東嶺兗州府汶上縣

說文汶水出

瓊邪朱虛

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

東蔡山東入濰

今山東萊州府濰縣桑

欽說汶水出蔡山萊蕪

今山東泰安府萊蕪縣

蜀南入沛案汶

水發源亏蔡山自東而太者由濰入海自蜀而來者  
由沛入河二說皆是由魯之齊經過汶上當從欽義  
湯湯滔滔流盛兒彭彭儻儻眾多兒疏言此襄公入  
亏魯竟徃會文姜若魯桓尚存不應公然如此此篇  
所陳方是莊公時事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游敖

范處義曰發夕則已宵而逝猶有自歎之意豈弟則安然樂易已無自歎之色翱翔則迴翔從容而後去游敖則游觀愜適而忘反雖止鋪敘齊子而襄公無禮無義之迹不可掩矣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鬻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已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遣人已爲齊侯之子焉猗鬻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勗踰兮孰

則臧兮

猗鬻歎辭昌盛也頎長兒史記孔子謂文王之狀黯然而歎頎然而長是也抑若揚者言進退高下不失其宜也目下爲清眉上爲揚行而張足曰勗謂疾行也聘禮眾介北面踰焉注踰容兒舒揚也疏言禮有徐勗疾勗爲之有巧有拙故美其巧勗踰兮

猗鬻名兮美目清兮儀旣成兮終日旻侯不出正兮屨我甥兮

猗鬻名兮日上爲名注眉眼之間孫炎云日上平博

成謂威儀之備足也考工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無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歟女大歟張皮侯而棲鵠賓歟張布侯而畫正正者正也又鳥名齊魯之間名顛肩爲正正鳥之捷黠者歟之難中呂中爲俊故歟取名焉正大如鵠各居其侯三分之一天子之侯方一丈八尺諸侯一丈四尺大夫士一丈諸侯于其國夾一丈八尺正方六尺中央二尺傳云二尺曰正是也侯方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六分中方一

尺五寸五分侯方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三分中方一尺一寸一分畫呂五采三采二采正與鵠大小相同有鵠者無正有正者無鵠天子六耦歟三侯樂呂騶虞九節五正諸侯四耦歟二侯樂呂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三耦一侯樂呂采蘋五節二正士呂二耦歟豻侯樂呂采蘼五節二正莊公爲諸侯正則三采中朱次白次蒼五采加于黃二采則朱綠終日不出言其歟之常中也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舅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注



四人敵體故更相爲甥甥猶生也案今四人無此僞  
謂釋名姊妹之子曰甥壻次曰甥孟子帝館甥是也

當時有己莊公爲齊侯之子者

公羊傳夫人譖公言齊侯公曰同非吾子

齊侯之子也齊侯怒使彭生殺公

詩人據舊熒魯史舊文曰明之此

正牆茨所謂不可道而道者舊熒桓公三季夫人姜氏全自齊六季九月子同生卽莊公也十八季桓公方與姜氏如齊莊公信非齊侯之子故曰展我甥兮猗鬻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歟則貫兮四矢反兮己禦亂兮

三章皆己猗鬻發聲重傷之也地官鄉大夫曰鄉歟之禮五物詢眾庾一曰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穌容五曰興舞是舞次曰歟言蓋謂容體比亏禮節比亏樂也選謂倫等中之上選也貫卽主皮也箋引爾雅貫習也惟習貫故能貫革義次相通大歟禮歟皆曰四矢爲藥矢反復也禮歟三番釋獲毒番皆復其故處故曰反此申言其不出正也內則男子生曰桑弧蓬矢六歟天地四方上下四方皆男子所有事故用六矢曰示意禮歟止用四矢者象禦四方之亂上

下無亂故也左傳莊公十年齊桓公宋閔公伐魯戰  
于乘丘公召金僕姑名矢馭南宮長萬可為馭足禦亂  
之證案詩序斷不可廢即若此詩使非序說究不知  
其為誰而賦縱有展我甥兮一語夾祇訓為姊妹之  
子而已意旨昧茫然也有序則詩人之旨明而後世  
之有威儀技藝才足禦亂而不能召禮防閑其室家  
者次可奉此為炯戒矣詩疑謂詩不得序不如不讀  
獨此篇也歟哉序無不類之言開有一二字不合詩  
旨者特毛衛之所衍耳詩疑有借弓  
其不類者多一語  
故言此召正之

猗簪三章章六句

集傳或曰子可召制母弓稍子匪曰夫馭從子通

弓其下況國君弓君者人神之主政教之本也不  
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召息父誠敬召  
事母威制召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徃  
弓夫人之徃也則公哀敬之不全威命之不行耳  
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譏刺之意皆在言外簪歎  
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再三頃其公烈大國者不害何良矣

東萊曰六曰詩三為魏陳之有詩其詩代警禮

乎夫人之野也限公建婚之不至淑命之不行其

事母淑禮曰凡不車馬對翁其不於命夫人益野

請其其也也國前深其公答京酬曰息父婚婚自

其其其也也國前深其公答京酬曰息父婚婚自

其其其也也國前深其公答京酬曰息父婚婚自

讀詩傳譌國風卷八

男瑄恭校字

讀詩傳譌國風卷第九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魏風

葛屨刺褊也魏地陝隘其民機巧務利其君儉吝褊

恣而無德曰將之

糾糾葛屨可已履霜攢攢女手可已縫裳叟之褊之好

人服之

糾糾猶繚繚也繚繞稀疎葛屨之狀士冠禮云屨夏

用葛冬用皮屨可也朝祭屨舄各從其裳之色雖夏

夫用皮百月令季秋霜始降已淡秋矣而魏俗儉嗇猶用葛屨利其賤也禮少儀曰國家靡敝君子不履絲屨是皮屨葛屨而外尚有絲屨疏謂絲爲屨舅之飾屨人衣纁黃纁青絢皆絲也卽葛屨夫當曰絲飾之今言其狀曰糾糾則不曰絲飾矣魏又不當靡敝之時而謂葛屨可曰履霜儉夫過矣攢攢猶織織也說文織好手古詩織織出綵手是也婦人入夫家三月而廟見然後執婦功未三月未成爲婦今言女手是未成婦也若舅姑在夫三月而後助祭亏廟未助

祭夫未成婦裳又爲男子之下服未可使縫魏俗不然利其事也娶爲裳襖襖爲衣領好人好女手之人也服整也娶領功少好人可整治之意謂裳旣可縫領夏可治禱利之心甚而機巧因之勢必無所不爲矣集傳謂好人猶大人不知何所依據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掃維是褊心是曰爲刺

厭厭媞媞安也注皆好人安詳之容

厭厭見秦風小戎篇

孫炎

云行步之安也案文義二章承接一氣當是提挈時行步之安娶襖所曰提挈安步曰授亏夫也說文媞

誦也江淮之間謂母爲媪傳訓提提爲安誦鄭訓爲  
安詳詳大誦也據爾雅說文知經本作媪媪後人因  
嬰襪爲提挈之所遂借作提提徐鍇引作好人媪媪  
是也宛辟兒古人曰右爲尊故讓者必辟左掃所曰  
摘髮象骨爲之婦人之飾悻褊忍也言婦授嬰襪于  
夫不設當尊宛然辟右就左而又佩其盛飾威儀敬  
慎如是何故而曰非禮使之哉所曰然者習俗驚于  
吝吝惟利是趨由上無德教儉不中禮君心失之褊  
忍其民化之是曰刺之耳刺訊也有訊問其辜之義

炅官司刺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  
萬民詩疑因集傳訓好人猶大人遂謂古人男大有  
髮象掃非必定爲女飾然徧考諸經男子無佩象掃  
之制况爾雅說文媪媪从女則好人爲好女手之人  
可知當從傳義但傳又云婦至門夫揖而入不設當  
尊宛然而左辟則又支離矣夫無與美無與相與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不設當  
詩疑曰儉美德也然不中禮則鄰于吝吝吝者刻  
之根株吝者貪之變相居心褊忍算及錙銖勢必

聚斂培克而民益無所容矣魏風刺儉而終呂頤  
鼠之貪賤其呂此歟不中甄頊雅言各審各傳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呂能勤刺不得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苳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咎異兮

公路

汾水出大原晉陽山

今山屬岢嵐大原府大原縣

蜀南入河夏官職

方氏其川漳其漫汾潞

今山屬汾州府潞安府是也

王應麟曰水

經汾水蜀至汾陰縣北

今山屬平陽府臨汾縣

蜀入于河入河

之處卽魏之舊國沮洳下溼之地苳菜也疏云苳莖

大如箸莖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纒

呂取繭緒其味醜而滑始生可爲羹又可生食五方

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苳序

云其君儉呂能勤故臣下化之非謂魏君親往采苳

也疏誤崔靈恩集注呂其君改作君子夫非隄度也

箋云無度言不可呂尺寸隄量也案地官大司徒施

十有二教九曰呂度教節則民知足無度則不知足

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不可隄量皆由其君儉不中禮

是呂居官夫不知足世俗且呂爲美而詩人美之正

所曰刺之箋云公路主君之軹車

軹本作旄 當作旄

疏引左

傳宣公二年晉成公立乃宦卿之適曰為公族又宦

其餘子夾為餘子

自掌餘子之政

其庚子為公行稍盾請曰

括為公族公許之冬稍盾為軹車之族盾自曰為庚

子讓公族而為公行言為軹車之族明公行掌軹車

服虔注軹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案晉

官車僕掌戎車之倅兼公族公行之官天子諸侯異

禮也疏謂公路即公行公族公行諸侯之官魏晉有

之然孟子離婁下有公行子注齊大夫正不獨魏晉

也豈曰官為氏而其後太之齊者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秣異兮

公行

其俊選之尤者大戴禮辨名記倍人曰茂十人曰選

倍選曰俊千人曰其倍其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

尹文子謂萬人曰英案此等名目原無一定各曰意

說曰公行主君兵車之行削或曰主班行之官則與

公路為二非即公路矣夾通

彼汾一因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秣異兮

公族

蕘牛脣注毛詩傳曰水莧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疏云今澤莧也葉如車肯味夾相侶徐州廣陵人食之邢疏云璣曰爲澤莧鄭氏所不取水莧是也案澤莧卽水莧邢說非公族掌公之公族左傳成公十八季晉荀會藥屢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許謙曰公路公行公族大夫也采葺采桑采蕘細民也大夫而爲細民之事是恐亏利而用心褊也彼其之子雖美柰奪民之利何此其所曰興刺也詩

人之刺卽禮記大學平天下章引孟獻子不察不畜之意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曰吝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曰曰侵削故佗是詩也

園有桃其實之殺心之憂矣我歌且謔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夫勿息

傳興也疏言園有桃得其實爲之殺興國有民得其



力爲君用今魏君不能用民力不施德教使國日已  
侵削故大夫憂之案賓筵篇殺核謂籩豆之行削也  
天官籩人曰桃實實籩箋云君食園桃不取民稅曰  
致侵削其說大錯果能薄其稅斂民焉有不爲君用  
者乎觀碩鼠則其君重斂可知且園桃非可常食其  
君卽儉矣豈曰食桃爲儉也蓋言桃雖賤堪曰實籩  
民雖寡亦可致力今君務爲儉奢不修德教民力不  
爲君用詩人所曰心憂疏言是也徒歌謂之嗇孫炎  
曰聲消搖也嗇旣徒歌則歌不徒矣因合樂曰歌

樂猶

琴瑟之類徒歌曰嗇聲有因折曰謳士爲未仕者之儼驕  
言其輕世肆志也彼人斥君也言不知我者旣謂我  
宜驕矣又責我曰君之所爲甚是子言何爲乎是復  
警歎之言我心之憂所曰舉國不知者蓋夫未淡息  
百息之必不曰我爲非矣輔廣曰黍離憂王室之已  
覆園桃憂魏國之將亡

園有棘其實之倉心之憂矣聊曰行國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  
誰知之蓋夫勿息

說文棘酸棗埤雅大者棗小者棘亏文重束爲棗竝束爲棘案棗性重喬棘性叢集此曰棘實堪食與民力可用行國謂出行亏國中而寫憂也罔極謂責君之無已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嚴粲曰陳國區區而衡門欲誘挾其君檜全微矣而羔裘欲其君自彊亏政治與園有桃詩意同蓋國無不可爲患其君不能爲耳此孟子告滕文公之意也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亏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饗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多草木岵無草木岵注皆見詩案說文旣無岵字大不見詩三蒼字林聲類竝云岵猶岵邢疏云岵當作岵傳云山無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岵自是後人轉寫之誤俗儼山無草木爲童山則岵猶孩音義竝同岵之舌怙蓼莪無父何怙是也岵从己止也故說文云

山有草木曰帖無草木曰岵箋云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削時旃之也釋名曰旃戰也案孟子庶人曰旃曩官大司馬仲炆教治兵師都載旃旃曰旻色通帛爲之取旻心嚮事之義所曰役庶人也父母指旃而莽其子欲其顧名息義小心謹慎曰致勇力故傳訓旃爲之明有所指也造字之始先有實字而後有虛字采苓舍旃虞公采旃皆原亏此此六體中假借一體如其字本古箕字後借作其之類是也猶可也慎則猶可歸來不慎則止亏彼而不來矣左傳見獲亏敵

則謂之止此孝子行役瞻望父母因思念其莽己之害末章兄弟連類及之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饗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季少子也愛憐少子婦人之情無寐莽其無者寐欲其早起晏寢曰備不虞也無棄謂無棄我而不歸也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饗予弟行役夙夜必借上慎旃哉猶來無畎

借俱也謂與同役者俱也必借莽其無獨行也離我

同胞而與朋儕爲侶可謂因盡兄弟之情矣父尚義  
母尚恩兄弟尚親登山而憶其言不夫孝乎

陟岵三章章六句

曾鞏曰先王之世上之所召接下惟恐失其養父  
母之心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召戍役之人  
夫勞之召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卽人  
之心其大亏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于  
征役而不得養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鴉羽之讐或  
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恩詩人

皆推其意見于國風所謂發于情止于禮義者也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王制云制農田百畝地官遂人夫一廛田百畝司馬  
灋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此云十畝則一  
夫之分不能百畝矣魏雖削小未必卽然特舉十畝  
以喻其陝隘疏言是也傳言閑閑男女無別徃來之  
兒疏謂一家之人共采桑于此間無所相避故言男  
女無別案閑閑無事之兒子指桑者而言還歸也行

與子還猶左傳曰其族行之意魏地陝隘田畝不足  
耕墾曰居生卽桑夫無多故桑者夫閑閑無事攜族  
曰歸無所聊也此言同歸于家下章方息適彼樂土  
耳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言外則其地廣矣泄泄舒緩不迫之意逝往也此言  
民無所居曰生將太此而適彼集傳誤訓閑閑爲自  
得因謂賢者不樂仕于其翰而息與其友歸于農圃  
夫賢者縱不樂仕夫何全與其友歸圃曰采桑卽謂

見桑者之閑閑泄泄遽欲與歸與往夫大無謂何足  
著之爲經坐教萬世哉自是詩人曰十畝喻其國之  
削小刺其時之不可爲耳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  
尔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  
子兮不縈簪兮

坎坎聲也干岸也說文瀾或作漣河水清且瀾兮大  
波爲瀾小波爲漣直波爲徑注瀾言渙瀾漣言緼漣  
徑言徑徒李巡云分別水大小因直之名猗辭也傳  
風行水上成文曰漣伐檀曰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  
漣疏襄八季左傳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易緯云王  
者大平嘉瑞之將出則河水先清是河水稀清故曰  
喻明君稀出也說文禾之秀實爲稼穀可收曰穡傳  
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疏言經稼穡相對蔽則相通大  
田曾孫之稼非惟種之湯誓舍我穡事非惟斂之也

一夫之居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揚子雲有田一  
廛謂百畝之居與此正同案地官載師曰廛里任國  
中之地遂人夫一廛田百畝廛宅也孟子五畝之宅  
注廛井邑居各二畝半在邑居者載師之廛是也在  
廛井者遂人之廛是也三百廛乃三百夫之田爲田  
三萬畝王制卿食二百八十八人三百舉成數刺卿  
之貪者若曰士不慕祿自厲其志而言安得此三百  
之多乎詩疑矣曰孟子之言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正與此合  
祇云自食其力一農人能之恐矣孟子所不許也火

田爲狩宵田爲獫注管子曰獫獵畢弋今江東夾呼  
獵爲獫或曰卽今夜獵載鑪照也箋云冬獵曰狩宵  
田曰獵此夾對文敵則獵通亏晝夜狩兼亏四時周  
禮大田獵王制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中  
候索伯出狩駟職從公亏狩不必皆冬獵也豹夾作  
子貍注其雌者名貍江東呼貉爲貍貍說文貍伯狐  
善睡狸類繫空也君子仕有功方受祿不冝空饗此  
詩先呂伐檀爲車喻君子置身無用之地呂俟河水  
之清中呂責在位者之無功受祿卽繫饗也君子不

然寧曰隱居呂俟河清不設辱位呂速官諷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  
子兮不繫會兮

考工輪人爲輪斬三材必呂其時輪也者呂爲利轉  
也輻也者呂爲直指也身也者呂爲抱固也輪輻三  
十呂象日月也

日月三十日而合宿  
輪輻象日月之運行

老子云三十輻

共一轂皆伐檀爲之眡其輻欲其易直也故水夾呂  
直言不僂如疏言取韻而已王制開方十萬曰億九

章算術萬萬曰億億爲全多之數不可勝計極言之  
耳橐實竝刈爲禾禾把曰秉億爲禾秉之數大與塵  
困相類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漚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  
子兮不縈殮兮

漚見王風韓詩順流而風曰輪傳小風水成文轉爲  
輪也困園倉也月令修困倉注方者爲倉園者爲困  
鶉鶉鶉詳鶉之奔奔篇案夕食曰殮傳輒食曰殮爍

官掌客公殮五牢侯伯四牢子男三牢卿二牢大夫  
一牢士殮少牢注公侯伯子男殮皆飪一牢卿大夫  
士大夫有飪謂輒食也說文殮水澆飯也从夕食旦則  
食飯夕則食殮宣六年公羊傳稍盾方食魚殮俱曰  
水澆皆夕食也

伐檀三章章十二句

孔叢子曰亏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

謂先敬事而後祿也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亏民不修其  
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  
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傳碩大也大鼠大鼠斥其君也案爾雅鼠屬十三種  
舍人犇炎皆曰鼯鼠爲碩鼠孫炎曰五技鼠說文鼯  
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  
木能吞不能先人能穴不能掩身此之謂五技蔡邕  
曰此爲螻蛄鄭謂鼯鼠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  
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蜀呼爲鼯鼠疏云今河東  
有大鼠能人立交背兩腳弓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

苗人逐則吞入樹空中大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  
大故序云大鼠也疏言魏國今河北縣言其方物宜  
謂此鼠非鼯鼠也然此鼠既有五技卽爲鼯鼠碩鼯  
音義又同再據周易見下 無容過爲區別貫事也三

歲言其久謂久而孰悉其事也韓詩魯詩貫皆作宦  
左傳宦三季矣言魏國用女已三季矣竝刺聚斂之  
臣不獨其君辯說因云未必直曰碩鼠比君嚴粲申  
言曰碩鼠係君失詩之意不知左傳抑君似鼠易簪  
九四爲諸侯之位夫曰簪如鼯鼠詩特淡朕重斂故

言言不謬矣  
五  
曰頌鼠刺之序昧無失樂土有道之國也地官比長  
若徃亏它則爲之旌節而行之是民得忒此曰適彼  
頌鼠頌鼠無會我麥三歲貫女其我何德逝將太女適  
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德惠也內則后王命冢宰降德亏眾兆民月令命相  
布德施惠是也直之言值箋云直猶正也什而取一  
取民正道得我直謂不重斂也  
頌鼠頌鼠無會我苗三歲貫女其我何勞逝將太女適  
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箋云不何勞來我訓勞爲勞來讀作太聲是也若謂  
不曰我爲勤勞則亏其我願其我德二句不可通矣  
之徃也永號長大息也旣徃樂郊則無害己者當又  
爲誰而長大息乎案周自桓莊曰後時君無不重斂  
魏爲尤甚詩人疾之晉章言得所息有意外之樂也  
二章言得直猶不失其值也三章言誰之永號竝無  
樂郊可徃惟長大息而已蓋疾之甚刺之深也解頤  
新語曰蠶食喻重斂者其切亏此鼠食物且貪且畏  
四顧不寧喻貪畏者其切亏此然畏人猶有慙報恐

懼之心也後世之苛政直猛于虎矣

博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嚴粲曰唐魏兼注詩蓋猶有先代之風化焉

讀詩傳譌國風卷九

男璣恭校字

讀詩傳譌國風卷第十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唐風

悉叟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曰閔之欲其

及時曰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

深息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邈風焉

悉叟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

息其居好樂無蒸葛士瞿瞿

地理志河東本唐堯所居有先王邈教君子深息小

人儉陋悉蟹螯注今促織也大名青蟹疏云悉蟹促  
蝗而小正罌有光澤如黍有角翅一名螯一名蜻蟹  
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蠲織里語云蠲織鳴嬾  
婦驚是也幽風七月篇云九月在戶戶在堂室之間  
堂半近戶謂堂北也聿遂也時當九月歲尚未算而  
言歲聿其算者過此月後則歲遂將算耳故疏謂遂  
者從始嚮末之言也我我僖公也除太也七月又云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維時幽君聞亏政事  
乃饗羣臣是十月爲自樂之時今僖公不自樂日月

將太不暇爲之蓋謂月令季冬令告民出五種命農  
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其時大寒氣過農事將祀  
不復爲樂矣已甚也大康過樂也職主也居謂國中  
蒸大也箋云蒸廢亂也曷善也瞿瞿休休儉也注皆  
曷士節儉李巡云皆曷士顧禮節之儉也既勸僖公  
及時自娛樂又恐其過禮欲其用禮爲節無甚過樂  
主恩所居之政事雖好樂而不蒸廢如善士之瞿瞿  
然顧亏禮義則善可常存後不至爲沃所弇矣儉而  
不中禮何益亏國哉案左傳季札見歌唐曰恩深哉

其有陶唐之遺風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正謂詩人  
憂晉之將亡若祇云民間勞苦相勸曰樂憂且無有  
又何淡遠之足云

悉皐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  
息其外好樂無荒豈士蹶蹶

九月歲未逝而日逝過此遂將逝矣外國外也歐陽  
修云職息其外者廣爲周慮也憂之雖淡而爲之不  
敬猶是無益蹶動也蹶蹶踏踏鼓也注皆僂速敏捷  
也踏踏見小雅楚茨篇傳謂蹶蹶動而鼓于事劉瑾曰必曰悉

皐在堂而後曰今我不樂則能不游于逸矣既曰今  
我不樂又曰無已大康則能不淫于樂矣曰職息其  
外則傲莽無虞也曰好樂無荒則無怠無荒也曰詩  
人之克勤克儉所憂所息雖無唐虞君臣之德業而  
其發于詩者與伯益告辭之辭同條其貫信于肯聖  
遺風之遠也輔廣則云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張而不  
弛文武不能也無已大康職息其居弛而不張文武  
不爲也好樂無荒豈士瞿瞿一張一弛文武之遺也  
劉說紬繹于陶唐之時輔氏推闡于成周之世而帝

王之升降已槩見矣謂其悉黽在堂役車其休令我不樂日月其愒靡已大康職  
息其憂好樂無燕其士休休其中車庾人棄役車注役車方箱可載任器其召僕役收  
納禾稼夫用此車月令季秋霜始降則百工休農事  
既畢休息之時也愒過也箋云憂者鄰國侵伐之憂  
也休休安閒無事儉而其禮自娛樂也息憂則操心  
也危慮患也深休休則不全操之爲己其蹙國不底亏  
滅也矣其

山有悉黽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其召正其國有財不能  
用有鐘鼓不能其召自樂有朝廷不能灑埽政荒民散  
將其召危也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其刺  
之也其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  
驅宛其其矣它人其是愉其樞莖注今之刺榆疏云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淪爲  
茹美滑如白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侶皮及木理異

矣榆白粉注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汁滑可食內則  
葢苴粉榆免藿滫澆已滑之今人用已曠飢子斥昭  
公也馬融云婁牽也傳婁夫曳也衣服附在吾身行  
必牽曳之吞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傳愉樂也箋作  
愉取也案地官大司徒施十有二教六曰已俗教安  
則民不愉疏謂愉苟且也毛從爾雅鄭從周禮音義  
竝皆可通但說文無愉字即已盜取爲義夫不必改  
愉作愉

考宛其臥矣它人是保

柎山檇注侶檇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云夾類棗樹邢  
疏引俗語曰櫟檇柎相侶如一疏云語云山檇與  
下田檇略無異葉侶毳陝耳吳人已其葉爲茗方俗  
無名此爲檇者侶誤也今所云爲檇者葉如櫟木皮  
厚數寸可爲車輻或謂檇櫟許慎正已檇讀爲榎今  
人言檇失其聲矣案說文無檇字當作柎爾雅柎山  
檇今檇譌檇皆形聲之誤若果是檇鄭注不當云侶  
矣璣雖善疑夾不知柎誤作檇檇誤作檇又已檇讀

爲榱說文夏無榱字臆說尤非今皆改正柎榱注侶  
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鞣關局呀柎子一名  
土樞疏云葉侶杏而尖白色皮正尖爲木多凹少直  
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疎萼如練而細葉正白蓋樹今  
宮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亏億萬其葉又好故  
種之其汲山下人或謂之半筋或謂之榱可爲弓弩  
榱案說文榱柎也柎卽柎之古文或作榱音敕倫切  
今本皆從呂忱鄭璞竝女九反夾非堂下爲庭庭大  
亏堂禮投壺篇庭中九扶堂上七扶是也少儀篇汎

埽曰埽埽席背曰兼灑呂水溼地而埽之考工臯氏  
爲鐘兩欒謂之銑銑閒謂之亏亏上謂之鼓鼓當擊  
處考夾擊也係居也月令四鄙入係注謂居而有之  
也

山有黍隰有稌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呂喜樂且呂  
永日宛其臥矣它人入室

案昭公之時晉衰沃盛而昭公之儉不中禮危不自  
安憂非所憂故詩人感憤激切言此呂淡悲之非導  
呂酒食喜樂用消永日也惟其激發失亏中穌所呂



爲變風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范處義曰簪儉陋之弊全昭公極矣序詩者推言其弊之由起謂不能修道曰正其國也道者政之本也本之不修則棄其政何曰正其國故有財則不能用有鐘鼓則不能曰自樂有翰廷則不能灑埽此之謂政荒國政既荒則民散而之四方危亾將全故爲四鄰所窺而昭公猶不悟是誠可刺也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曰封沃沃盛彊昭公

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揚之水白石鑿鑿紫衣朱襮從子丐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鑿鑿巉巖皃緩流之水喻昭公之微弱巉巖之石喻桓叔之盛彊紫衣翰服祭服之裏衣也衣襮謂之視黼領謂之襮注衣縷也齊人謂之孳或曰袿衣之飾襮繡刺黼文曰襪領說文縷衽也郊特牲曰繡黼曰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曰紫爲衣月朱爲緣納黼爲領諸侯之中衣也大夫中衣夾紫兼繡黼爲異子斥

桓叔之黨如潘父是也亏徃也欲吕此服從叛者同  
歸徃亏沃也晉自叔虞封亏晉陽今山屬太原府大原縣號唐

侯子變改號晉三世全成侯自晉陽徃因沃今山屬平陽府

因沃八世全穆侯自因沃徃絳皇輿表今平陽府翼城縣今直隸州絳州

十世全昭侯自絳徃翼今平陽府翼城縣昭公吕因沃封桓

叔君子斥桓叔即成師也嚴粲曰吕縈絲為中衣吕

月朱為緣吕繡黼為領此諸侯之服也今子欲奉此

服亏桓叔我將從子徃沃吕見桓叔如何不樂亏其

意謂國中有相與為叛吕應因沃者此微辭吕洩其

謀欲昭公聞之而奔懼早為之備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縈衣朱繡從子亏鵠既見君子云何

其憂

皓皓鮮白皃考工畫纘之事雜五色青與奕謂之文

奕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

備謂之繡繡繪五采亏綃吕為領也鵠因沃旁邑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設吕告人

粼粼水清石見也說文水生厓石間粼粼也我詩人

自我也李樛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

惠呂收眾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亏齊大猶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亏魯國人皆知其已全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設呂告人也集傳引此與歐蘇竝遵序說但序中國人將叛謂奉桓叔之命詩人聞之而作此詩則我乃詩人自我若李氏之說則誤呂我爲國人矣命謂桓叔命其黨呂舉事我聞其事不設告人正作者聲之亏詩使采風者颺之呂諷昭公也嚴粲曰自桓叔全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吞之其後夏六世逾六七十載迫亏王命而

後不設不聽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若助桓叔而匿其情此詩不作可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案晉昭非有淫刑酷濫厚賦重斂足呂失民也病在甸侯建國本弱而末大耳左傳惠公二十四季晉始亂三十季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其子孝侯四十五季桓叔子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郟侯隱公五季莊伯呂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郟侯奔適闕沃叛王妹王

命虢公伐囏沃而立鄆侯子哀侯于翼六季翼九宗五正傾父之子嘉父逆鄆侯于適納諸鄆晉別邑

晉人謂之鄆侯桓公二季哀侯侵翼南鄙陘庭之

田陘庭啟囏沃伐翼三季莊伯子武公伐翼次于

陘庭逐翼侯即哀侯于汾隰驂絙而止叔獲之七季

冬囏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季晉滅翼冬王命

虢仲立哀侯弟緡于晉莊公十六季王使虢公命

囏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自桓叔始封囏沃自全武

公凡六十七季始代晉為諸侯當潘父弑昭侯之

某時而納桓叔不克是民心未嘗去晉而從沃也向

使哀侯有遣不侵陘庭囏沃何自而啟武公焉得

有晉據此則知此詩正欲洩桓叔之謀自激厲昭

東公非欲從沃而為桓叔隱也若真欲從沃則是潘

父一流必不作詩自取敗嚴氏之說得之

某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

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某俗作椒

某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某聊且遠條

且

且櫻大菜注今菜樹叢生實大者名爲櫻蔬云菜樹似  
菜莢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  
煮其葉曰爲香今成皋諸山間有菜謂之竹葉菜其  
樹大如蜀菜少毒熱不中合藥可著飲食中又用蒸  
雞豚最佳香菜櫻醜菜注菜莢子聚生成房兒今江  
東大呼菜櫻似菜莢而小奕色釋文引說文云櫻菜  
實裏如裘也聊語助也蕃衍盛多也四升曰斗四合  
曰升埤雅兩手爲掬兩掬爲升是掬爲兩合也箋云  
菜性芬香而少實今一菜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

喻桓叔之子孫衆多將日已盛朋比也言彊大無倫  
比也箋云願謂狀兒佼好大謂德美廣博無朋均平  
不朋黨孫毓云桓叔阻邑不臣曰孽傾宗與潘父比

此讀  
去聲

全弒昭公而求入能均平而不朋黨乎傳所訓

比當從王肅孫毓讀作上聲箋係桓叔德美均平疏  
因徇之顛到是非亏此極矣序言能修其政非謂其  
德美也孫說自是傳條長也疏引厥木惟條阮元據  
傳首章爲脩次章爲條脩條皆古韻詳見讀詩辨字  
菜聊之實蕃衍盈掬彼其之子碩大且篤菜聊且遠條

且傳篤昂也遠條言聲之遠聞也案傳肯章訓條爲長則條爲脩字之誤無疑此訓聲之遠聞則條爲條也阮說是段玉裁改聲爲馨阮氏從之則又非也桓叔不可言馨況據漢郊祀歌云聲氣遠條則聲字不誤段氏之學特鉅釘百無義理也

某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刺簪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豎人子兮子兮如

此豎人何

綢繆纏絲也曹粹中曰詩人每曰薪喻昏姻如翹翹

錯薪析薪如之何是也束薪者析亏彼而合亏此有

昏姻之義焉箋云三星心也心爲大火居卯正位今

濃心在寅方二月日在戌降婁之次昏時心在卯與

日合亏本位故偕合宿地官媒氏仲萼會男女職此

故也昏而火星不見乃昏姻之時左傳火出亏曩爲

三月亏商爲四月亏周爲五月今言在天心見東方

據曩時而言爲三月之末四月之初是過時也隅東

南方在隅爲四月之末五月之初也戶正南向在戶  
爲五月之末六月之初皆失昏姻之時矣傳曰參爲  
三星在天謂參始見東方王肅云謂十月也在隅謂  
在東南隅十一月十二月也在戶言參星正中值戶  
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正月中也此皆昏姻之正時  
晉國失此三者之時故各舉一時曰刺之案參十星  
惟上三星特明俗因指此爲三星至今猶然孝經援  
神契云心三星中獨明二說義竝相通惟子兮二句  
傳箋皆指娶者而言云文義有未安百見是詩人見

之子是詩人子之不定爲娶者嫁者總由晉國之亂  
昏姻失時詩人見其怨女曠夫而爲之讐歎耳豈人  
猶豈士也孟子吾將闢豈人馮復京曰儀禮鄭注婦  
人僂夫曰豈言今夕何夕讐其時之晚也子兮子兮  
讐其人之獨也豈人槩者歎其士之豈女之美也邈  
迓則更不得其時者之望外解說故傳云邈迓解說  
之兒詩止刺亂毫無喜意集傳曰此章爲婦語夫次  
章爲夫婦相語三章爲夫語婦推之君臣義亦可通  
但自名爲子既無此僂曰爲喜慶尤近于戲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  
此邂逅何

地官委人斂薪芻芻所已餘馬夫昏禮所用不期而  
遇謂之邂逅言不得遂其昏姻之禮邂逅相遇百

綢繆束芻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  
此粲者何

楚雜薪中溘廣篇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是也周語女  
三爲粲粲美物也曹大家班昭云羣眾粲皆多之名  
傳云三女大夫一妻二妾疏言此時賢者夫昏姻夫

時故王肅云言在位者夫不能及禮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李樛曰此詩與衛有狐鄭野有蔓草陳東門之楊  
皆言世變多故昏姻不得其時然陳鄭衛之詩淫  
亂爲多蓋當時政教不修禮義不明所已相奔  
之俗唐則不然淫泆之禍在亏奢侈唐之風俗尚  
儉雖不得其時猶未全亏淫奔也

杖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棄  
兄弟將爲沃所釋尔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它人不如我同父  
讐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伙焉  
杕特也杜曰棠注今之杜梨杜交棠白者棠注棠色  
異異其名舍人曰杜奕色名奕棠白者奕名棠然則  
其白者名棠奕者名杜疏云俗語云澀如杜木理韌  
可弓作弓榦棠爲日棠杜爲奕棠曰日棠興召伯曰  
奕棠興昭公此論語所謂詩可弓觀也湑湑枝葉不  
相比也踽踽無所親也它人謂異姓也比輔也伙助  
也疏言有杕然特生之杜其葉湑湑然而盛但柯條

稀疏不相比次曰興譬君疏其宗族不與相親猶杜  
之枝葉不相比次然也君既不與兄弟相親全使骨  
肉離散君乃獨行于國中踽踽然無所親暱豈無它  
人異姓之臣乎顧其恩情不如我同父之人耳君既  
不親同姓之人與之爲治異姓之臣又不肯盡忠輔  
君將爲沃國所弇故又讐君所與其行之人謂異姓  
卿大夫之等何不與君爲政令焉又謂異姓之臣既  
見人無兄弟之親何不推伙而助之焉同姓既已見  
疏猶冀它人輔之使得不滅故讐異姓使助君也疏

之推原序說如此詩疑夫云詩意只在不如我同父  
既已不如同父則行路之親比奚裨焉然不得不望  
亏行路者曰人無兄弟則望仗助亏行路而已每有  
良朋況也永歎讐行之人能如我同父哉曰不如兄  
弟之人而望其比仗則無兄弟之苦何如也曰無兄  
弟而望比仗亏不如兄弟之人則有兄弟者之當親  
又何如也譬自篡奪曰來宗族猜忌翦滅胎無遺類  
詩曰同父推本言之又曰同姓則所包者廣矣詩爲  
有兄弟而翦棄者發若泛作無兄弟而求助亏人之

辭侶亏詩意未盡人可謂皆善言非不亦善以念此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獨行曩曩豈無它人不如我同姓  
讐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仗焉

菁菁葉盛兒而柯夫稀疏箋槩曰爲稀少非曩曩無  
所依也說文曩曩驚視也獨行多懼無所倚賴故曩  
曩也同姓同祖也由同父而同姓曰親疏爲序曰

杖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譬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大夫  
羔裘豹袵自我人居居豈無它人維子之故

詩言傳言卷一 唐風 七  
羔傳言此曰裘與袪之本末不同與在位與民異心也  
箋羔裘豹袪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君純羔大夫豹飾  
袪袪也袪乃裘之大名袪乃裘之小僣居居究究惡  
也注皆相憎惡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究  
究窮極人之惡疏謂傳言懷惡不相親比是不狎習  
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箋云役使我之  
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恤我之困苦夾申  
明傳懷惡不相親比之意箋又云此民乃卿大夫采  
邑之民言豈兼它人可歸徃者乎我不公者乃念此

故舊之人百疏言箋曰民與大夫尊卑懸隔不得有  
故舊恩好故解之作詩者雖是采邑之民所懼乃是  
一國之事采邑之民有舊好尚不存恤非其舊好不  
恤明矣序云在位不恤其民謂在位之臣莫不盡然  
非獨倉采邑之主謂它人可歸徃者指謂它國可徃  
非欲去此采邑適彼采邑也案羔裘刺時作者自與  
在位之人多舊好冀其必聽此言曰恤其民言豈兼  
它國之人可曰歸徃乎惟子爲舊好不忍去百不恤  
其民謂晉國將止不爲保障之謀但有居究之惡恐

太者多也不必拘泥采邑謂之賤則其惡也  
羔裘豹褰自我人究究豈無它人維子之好  
太百不謂  
褻所已飾裋好情好也疏曰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  
行頤鼠刺貪則云適彼樂土皆欲奮飛而太無顧戀  
之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它人之國其恩情篤厚  
如此猶有帝堯遺化故風俗淳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詩疑曰居居言相處非一日也所已爲故究究言  
謀度非一端也所已言好豈無它人明指因沃有

所依違而不能徑太者特已故與好耳不然則竟  
太矣鄭風遵路太已故與好爲言彼曰不害故不  
害好畱戀之辭此曰維子之故維子之好則依違  
之語也案此淡得刺時之旨卽爾雅居究之惡太  
在處非一日謀非一端之內當謹從之

鴉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  
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肅肅鴉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羽聲鴉水鳥侶鴈而大無後止好捕魚今江東  
呼魚鴉疏云鴉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苞種  
也注今人呼物叢緻者爲稹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  
人名曰稹栩杼注柎樹疏云今柎櫟也徐州人謂櫟  
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阜或言阜斗其殼爲汁可  
曰染阜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汁謂櫟爲杼五方通  
語也說文鹽煮海爲鹽煮池爲鹽鹽苦而易敗疏言  
鹽與蠱字異而義同左傳亏文皿蟲爲蠱穀之飛火  
爲蠱害器敗穀皆謂之蠱是鹽爲不攻牢不堅緻之

意藝蒔也更種曰藝怙恃也此曰鴉之性不樹止今  
乃集亏苞栩之上極爲危苦興君子當居平善之地  
今乃下從征役之事夾極勞苦旣從王事則盡力爲  
之使靡有貶餒因不復能種蒔稷黍旣無稷黍父母  
將何所依恃亏人窮則反本困則呼天故訴悠悠之  
蒼天言何時使我得所曰蒼厥父母也案晉侯國而  
言王事者左傳隱公五年閔沃叛王王命虢公伐閔  
沃而立鄆侯子哀侯亏翼六年翼九宗五正逆鄆侯  
亏適此皆事之奉王命而從征役者詩蓋作亏此時

故曰王事靡盬言之稷黍亦非君子所自藝特久從  
征役念及父母之養而曰不能躬自種藝爲言耳  
肅肅鴉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會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翼翬也極止也言征役何時而有止極也

肅肅鴉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嘗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傳行翮也疏言上言羽翼明行亦羽翼曰鳥翮之毛  
有行削故偃行也案羽曰一身而言翼曰兩翬而言

行謂羣居如鴈而有行削當曰埤雅之說爲是說文  
阜相次也鴉从阜故偃行疏傳會傳言翮有行削于

集意無涉稌稻注今沛國呼稌說文沛國謂稻曰稌

俗作  
糯

稌稻屬稷卽秔或字粘者爲稷不粘者爲秔憂

官職方揚州荊州其穀宜稻它處亦閒有不堪相宜  
百粱交者名蘆白者名芑黃者名粱米小亏黍俗呼  
小米尚旨爲嘗稻粱味美亏黍稷故曰嘗常謂復其  
常所也疏謂三章上二句言君子從征役之苦下五  
句悵不得供養父母之辭

詩經傳義卷十 唐風 三  
鸛羽三章章七句之類

常陳鵬飛曰晉炆之時諸侯猶曰王命征役故曰王  
小事靡盬但調發未必均故君子苦之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弭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

兮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衣冕服也侯伯冕服七章衣三章萼蟲火宗彝皆畫

曰爲纁裳四章藻粉米黼黻皆絺曰爲繡子屨天子

之使也疏言就天子之使請天子之衣故曰子之衣

也安不既隍也吉無凶禍也諸侯不命亏天子則不

成爲君武公始弭晉國未得命服其大夫爲之請兮

天子之使曰我晉國豈無此衣之七章兮晉舊有之

但不如天子之衣我若得之則安而且吉矣案此詩

作自因沃之大夫當其作之之始夫止據事直陳初

不自知其爲美爲刺也而序詩者特曰爲美武公正

曰著因沃大夫黨惡之情刺意不言自見詩疑所謂

諱其如澳是也晉舊有七章之衣武公篡晉人心不

服欲假天子之命服曰彈壓人心故曰安吉此與唐

室藩鎮跋扈賊主帥自爲畱後嬰未旌節者無與  
美云兮哉全其辭之倨慢無禮已甚誠如集傳所云  
卽呂子爲天子之使而豈曰句開口便挾制天子呂  
不得不與之勢惡爲尤著聖人猶錄其詩所已傷王  
靈之不振欲使後世亂賊知所懼也序皆國史所題  
其下推說信非子夏不能作意淡且遠宜爲淺近者  
所訾議矣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舊官典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

儀皆呂九爲節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  
其卿六命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  
儀大如之在朝則卿呂六爲節普本侯嚴呂七爲節  
變七言六者謙也猶云不設必當侯伯之七命得受  
六命之服比亏天子之卿大夫矣燠煖也注今江東  
通言燠喻無侵削也洪範哲時燠若

無衣三章章三句

有杖之杜刺普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末  
賢呂自輔焉



有杖之杜生兮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  
歛食之之杜生兮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  
杖特也特生之杜喻武公兼拜宗族翦棄枝葉孤寡  
特立也道左道東也道東爲陽喻君所居人亏日中  
之熱恆亏樹下休息杖杜特生陰寡不足休息行人  
喻武公特立獨生又不求賢自輔不足召來君子故  
君子不歸也噬逮也逮及也肯可也言君不求賢君  
子可及我國而適我兮即使中心好之猶恐賢之不  
至何從而歛食之也況不知賢之可好而不求兮故

淡刺之案詩疑謂晉武公篡奪滅宗賂王請命賢士  
薄其所爲有不屑就者即中心好之曷從而歛食之  
況其於絕兼吞猜忌骨肉不知賢之可好而求召自  
輔也似此語意直截分明若直召爲好賢之詩則召  
杖杜起興何故恐與經義全乖矣

有杖之杜生兮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游中心好之曷  
歛食之

韓詩周右也案道周猶周道謂周行也傳云周因也  
周行雖直未必無因處朱公遷曰道左則僻也偏道周

則紆也因皆得詩義游敖也適我且不可況可來曰敖

游兮

有林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葛生蒙楚藪蔓兮野予美亾此誰與獨處

疏云藪侶梧樓葉盛而細其子正粳如蕪莫不可食  
幽州人謂之烏服莖葉煮曰哺牛除藪疏言二句互  
文而同與葛言生則藪大生藪言蔓則葛大蔓葛言  
蒙則藪大蒙藪言野則葛大野言葛生兮此延

蔓而蒙兮楚木藪生兮此延蔓而蒙兮野中與婦人  
生兮父母當外成兮夫家既外成兮夫家則當與夫  
偕老今我所美之人身無兮此我誰與居兮獨處家  
耳由獻公好戰令其夫亾故婦人怨之予美婦人偁  
其夫也亾無同案與夫可讀作平聲猶云獨處者誰  
與婦自傷也程子謂此詩息存者非悼亾者而張栻  
曰葛生之詩雖婦人息存者而作然曰獻公攻戰不  
休知其亾亾無日則斷之曰百歲之後庶幾同歸兮  
亾大傷之全也南軒之遵序說極是集傳泛言征役

非楚荊也蒙楚蒙棘卽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  
焉之意葛生藪蔓夫喻攻戰不休如此看來則亾此  
字更有著落獻公事詳左傳莊公二十八季晉伐驪  
戎驪戎男女曰驪姬閔公元季晉侯作二軍曰滅耿  
滅霍滅魏二季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僖公二  
季晉師滅下陽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  
八季晉里克敗狄于采桑疏言見于傳者已如此序  
云好攻戰則國人多喪不其然乎

葛生蒙棘藪蔓于域予美亾此誰與獨息

域兆也注謂塋墓畝域舊官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  
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域爲塋域則上章野爲中野  
易曰葬之中野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亾此誰與獨旦

內則夫不在斂枕篋簞席褥器而藏之今言角枕之  
粲錦衾之爛是其嫁未久而已有物在人亾之歎矣  
非如器而藏之者尚有歸期也曰爲悼亾夫不害義  
獨旦獨處待旦也案角枕錦衾非必用而後見傳云  
齊則出角枕錦衾旣無確據王肅又云見夫齊物感

君增恩尤恩非所恩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亏其居

箋云恩者亏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曰盡其情居墳墓也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盡情之全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亏其室

室猶居也由夏而冬復由冬而夏無時不恩即無歲不恩必臥同穴而後止也專一之全矣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芩刺簪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采芩采芩晉陽之巔人之為言苟夫無信舍旃舍旃夫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藟大苦注今日草也借作芩晉陽山名疏言晉陽之

山在河東蒲坂縣南

今山屬蒲州府永濟縣

集傳據左傳稍宣

子田亏晉山曰為晉山之南然玩末章晉陽之東則

曰晉陽山名為是巔山頂也旃訓之有所指也采芩

細事喻小行晉陽幽僻喻無徵晉陽信有芩矣而采

者未必亏此然人每信之幽僻故也人之為此言者

無遽曰為信姑舍置之而諦審之彼苟且造言者夫

止而不然矣讒者何得伸其說邪言語無徵者小人  
也獻公多問細事亏小人故讒言興或曰人爲詭僞  
之言有妄相僞薦欲君進而用之者勿得輕信之有  
言人失誤令君舍之舍之者夫不曰爲然言者旣棄  
所得則讒自止二說竝通疏謂讒言之起由君暱近  
小人故責君數問小事亏小人所召致讒言也案此  
切中唐室之病

采苦采苦晉陽之下人之爲言苟夫無與舍旃舍旃苟  
夫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茶苦菜藟夫名大苦故疏正義曰此茶也璣云苦菜  
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所謂藟茶如飴內則  
濡豚包苦夫用苦菜是也苦菜脆美非由得  
霜詳見衛谷風篇與許也  
采葑采葑晉陽之東人之爲言苟夫無從舍旃舍旃苟  
夫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葑葑疏云蕪菁稍魏謂之大芥從行也無從卽論語  
所謂浸潤膚受之譖愆不行也埤雅荅生亏隰苦生  
亏澤葑生亏圃晉陽之山不必有此所召不可信讀  
者會其意而通之

采芘三章章八句

案左傳二五與驪姬譖大子申生及羣公子足爲獻公聽讒之證大抵好貨說色之君未有不信讒者也惟尊賢則諸弊皆絕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范處義曰晉之爲晉久矣而詩猶謂之唐蓋具二義焉一則曰堯之遺澤在人心者萬世如一日故存唐之名示不忘堯也一則曰見聖人之思古故凡有古之名號存焉世者不輕變易也

詩疑成王封叔虞國本曰唐子變改號曰晉夫子錄詩而仍工歌之舊曰唐本古初尊王命也魏全閔公二季羿弓晉敘詩則仍曰魏不予晉曰滅國也邶鄘入衛不詳其世次大抵在魏亡之肯而詩所言皆衛事夫子序詩仍曰邶鄘大晉祿存陳之義也

讀詩傳譌國風卷十

男璣恭校字

讀詩傳譌國風卷第十一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秦風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鄰鄰眾車聲也車有副貳明非一車車既眾多馬大  
多矣昫顛白顛注戴星馬也舍人曰昫白也顛額也  
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易說卦震爲昫顛顛頂也  
君子秦仲也傳寺人內小臣也天官內小臣掌王后

之命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辨令疏天官序官  
云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則天子  
之官內小臣與寺人別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經云  
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之官有內小臣也左傳  
齊有寺人貂魯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然  
則寺人與內小臣別官矣傳言寺人內小臣者言寺  
人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卽是內小臣之官也夏  
官小臣掌王之命然則天子之官自有小臣主王命  
寺人主內令不主王命矣燕禮云小臣辨與者則諸

侯之官有小臣夾應小臣傳君命此說國君之禮使  
寺人傳令者天子備官外內異職諸侯兼官外內其  
掌之也僖五季左傳魯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  
昭十季宋平公之喪使寺人柳熾炭亏位諸侯寺人  
傳達君命禮之常也案夏官小臣所掌者小命也經  
言未見君子明賢人始進旣非小命夾非常禮夫曰  
賢人而始見君子必待命亏寺人其國事可知美正  
所召爲刺唐室中使明季闔宦皆踵其弊秦自非子  
養馬亏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周孝王時封爲附庸三



傳至秦仲為宣王大夫位當子男其孫襄公逐犬戎  
盡有岐豐之地皆有車馬禮樂侍御故集傳曰君子  
泛指秦君然實自秦仲始也序言秦仲不誤

阪有秦隰有桌既見君子竝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

孝

陂者曰阪下溼曰隰說文阪一曰澤障一曰山脅辛

氏三秦記其阪九因蓋隴蜀天水之大阪也

今陝西  
涇中府

鳳翔縣  
鳥道

此曰阪隰之所有興秦君臣之各得其宜耆

老也注八十為耆孫炎曰耆者色如生鐵案易離卦

九三日廂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讐凶言國家

方盛之時歌與讐皆凶也在修德禮曰明政刑而已

君臣竝坐燕飲相樂其習氣可知呂祖謙曰既見君

子竝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耆

悲壯感歎之氣也秦之疆曰此而止亏為秦夫曰此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竝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

亾

楊蒲柳注可曰為箏左傳所謂董澤之蒲杜預云河

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蒲柳易生之物秦夫有之

案李斯曰擊鼙叩缶彈箏拊髀而歌嘑嗚嗚使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鼓瑟鼓簧非其舊矣甫有夏聲遽欲及時行樂國祚之促已兆亏此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嚴粲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

世道升降之原在是歟

駟驥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駟驥孔肩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亏狩

傳驥驪說文馬淡黑色爲驪馬夾黑色爲驥埤雅云

非特有取亏色蓋大取其堅壯如鐵也案唐石經周禮校人疏驥皆作鐵孔甚也肩大也謂駟驥之甚肥大也毒馬二轡四馬當八轡諸文皆言六轡者呂駟馬內轡納之亏般故在手者惟六轡耳大叔亏田言兩駟如手謂御之甚此言在手謂馬之甚不須控制惟在手而已媚說也公之所說也媚子從公卽孟子所謂僂屨足呂使令亏肯者襄公始命爲諸侯而所美者僅此田獵園囿之樂車馬甲兵之盛國史采風大順其意呂美之非卽所呂爲刺焉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奉卽虞人翼五豝曰待君發之意地官山虞澤虞若  
大田獵則萊山田澤田之野曰獫狁田植虞旗旌曰致  
禽屬禽故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時是也辰時  
也獸曰牡爲賢祭祀之牲不用牝天官獸人冬獻狼  
夏獻麋菁爍獻獸物時田則守罟令禽注亏虞中是  
獻辰牡曰供膳者獸人而奉辰牡曰待歛者虞人也  
碩大也左傳博碩肥突謂其碩大蕃孳也左卽保  
氏五御注逐禽左也御者從左逐之君從左歛之也

公羊傳自左臄達亏右臄爲上殺曰爲乾豆達右耳

本曰爲賓客歛左臄達右臄

音杏

曰充君庖舍釋也拔

括也括爲矢末書曰徃眉括亏度則釋臈官田僕掌  
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執旌公歛而獲之獲  
謂獲者執旌曰取之也

游亏北園四馬旣閑輜車鸞鑣載獫獸驕

音杏因田

有蕃曰園有牆曰囿閑習也獵則就亏囿中閑則習  
亏園中北園近在國北地官載師曰場圃任園地園  
爲種菜菹果之處其內空地調習車馬箋云公所曰

田則克獲者乃游于北園之時已習其四種之馬疏  
謂夏官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  
駑馬天子馬六種諸侯四種之馬無種戎也此說獵  
事而言四種之馬者諸馬皆須調習故作者因田馬  
廣言四種皆習也輜輕也輕車驅逆之車也鸞鈴也  
在衡曰鈴在軾曰味棗車之飾也鑣謂之鑣注馬勒  
旁鐵此言鸞鑣置鸞弓鑣異弓棗車也犬未成毫狗  
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騎箋云載始也田犬初成始解  
搏噬俗語云初出犬猛似虎集傳謂田事既畢弓車

載犬蓋弓休其足力一溯弓未狩之肯一結弓既狩  
之後義皆可通然弓車載犬不免棗軒之謂矣

駟職三章章四句

張栻曰讀車鄰駟職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  
創不過盛其車馬奉養之事競爲歟獵之爲而已  
蓋不及于用賢制民也則其流風大習焉是而已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弓討勗戎勗戎方疆而征  
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小戎倭收五檠深朝游環脅驅陰勒塗續文茵鳴轂駕

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版屋亂我心因  
小戎兵車也考王車人為車大車之輪崇三柯柯長  
三尺是九尺也戎車之輪六尺有六寸故謂之小田  
車又小弓戎車輪崇六尺有三寸尚且用駟職王肅  
謂小戎駕兩馬非箋云此羣臣之兵車六月元戎十  
乘呂先啟行是大戎也小戎從後行者淺淺也收軫  
也軫肯後橫木長四尺大車牝服二柯又三分柯之  
二長八尺也戎車牝服長四尺四寸故曰淺牝服車  
箱也收斂所載任器故名收焉檠歷錄也五檠因轅

上束五處歷錄而有文章也朝人為朝國馬之朝淡

四尺有七寸國馬謂種馬戎田馬之朝淡四尺駑馬

之朝淡三尺有三寸此天子六種之馬諸侯四種齊

馬陳祥道曰朝車轅也深朝則深衡也朝持衡者也

朝從軌肯微因而上全衡則下而句之朝縱而衡橫

朝之身長丈四尺四寸肯為頸後為踵頸曰持衡踵

曰承軫深朝謂朝肯之衡長六尺橫居朝下而朝形

穹隆上因若屋深然古者車制後低四尺肯高八尺

馬高八尺故也鄭朝人注國馬高八尺則衡高八尺

馬高六尺衡高六尺游環鞞環也曰環貫鞞謂兩驂  
七寸八尺言其大略游環鞞環也曰環貫鞞謂兩驂  
 之外轡驂馬欲出鞞貫環而牽之所曰轡制其驅左  
 傳如驂之有靳是也游則無定處故箋云轡驅著服  
 馬之外轡曰止驂之入但游環不在背上傳言游  
非陰揜軌者軌在軾背曰陰版揜之鞞所曰引曰皮  
 二條背繫驂馬之頸後繫陰版之上左傳駕而棗材  
 兩鞞將絕此二鞞在游環之外續曰小環接引也蓋  
 銷白金曰飾之茵蓐也車中坐席虎皮為之有文可  
 觀故曰文茵暘長也鞞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

者也大車鞞長半柯兵車鞞長一柯車人為車行澤  
 者欲短鞞行山者欲長鞞短鞞則利長鞞則安棗地  
 險阻故曰暘鞞馬青鬃色者為騏驎上皆白為鼻後  
 右足白驥左足白鼻注後左腳白易曰震為鼻足聘  
 義君子比德于玉溫潤而澤仁也如玉而言溫婦人  
 曰仁目其君子也地理志天水隴蜀山多林木民曰  
 版為屋顏師古曰襄公出征婦人居版屋之中而念  
 其君子案棗處蜀坐蜀戎相近夾版屋也在版屋者  
 君子非是婦人心因心之委因也憂則心亂疏言襄

公使民內外得所故序曰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  
閔其君子焉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是驂龍盾之合鎡  
呂釧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騶曰駁騶馬白腹駟注騶赤色鬃鬣疏言今人猶曰  
赤身鬃鬣爲騶馬中中服也中兩服馬鬃喙騶注今  
之淺黃色者爲騶馬傳云黃馬鬃喙曰騶是也驂兩  
駢也盾曰木爲之畫龍弓上合而載之弓爲車蔽夏  
官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軍旅授貳車戈盾建

棗車戈盾棗雖無司戈盾之官而盾夾所宜有然畫  
龍弓盾則僭矣序所謂矜也說文釧環之有舌者白  
金銷弓鎡之韜驂內轡也四馬八轡在手者六轡置  
釧弓韞肯弓繫驂內之兩轡也邑扁戎之邑也期歸  
期也言方今何時爲歸期弓胡爲使我念之不忘也  
序所謂閔也

伐駟孔羣允矛鎡鎡蒙伐有苑虎韞鏐鏐交韞二弓竹  
閉緄滕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其人秩秩德音  
傳伐駟四介馬也箋云弓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韓

詩四馬不著甲曰俊駟案既不著甲何所為俊用薄

金為甲是也銅鐵統名為金公矛三隅矛也鐔鐔同鐔也銳底

曰鐔平底曰鐵矛刃有三角故因禮曰進矛戟者肯

其鐔後其刃是矛下端有平底也傳伐中干也苑文

兒夏官司兵掌五兵五盾注五盾干櫓之屬疏引祭

統朱干玉戚左傳建大車之輪而蒙之曰甲曰為櫓

櫓是大盾故曰伐為中干也箋云蒙麗也畫雜羽之

文弓伐故曰麗伐鞞弓室也曰虎皮為之金謂之鏤

鏤鏤也鏤胷也馬帶之當胷者鏤上有鏤明曰金飾

帶也交鞞二弓言弓鞞中顛到安置曰備損壞儀禮

既夕記閉作鞞弓檠曰鞞弛則縛之弓裏緝繩也

滕約也曰竹為閉曰繩約之弓弛弓之裏檠弓體使

正也陳祥道曰秘曰竹為之狀如弓然約弓裏備

損傷也秘曰閉之夾謂之閉緝曰繫之夾謂之繼納

之韞中足曰定往來之體袷翩反之病矣厭厭安也

秩秩智也注謂智息深長言能安靜而有智慮馨臯

致討使德音遠聞也一曰秩秩清也注德音清洽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遠引邪水草交爲澹曰一方曰澹曰涘皆喻賢之可  
求特患其逆禮耳躋升也箋云言難全如升阪也小  
州曰渚小渚曰汜小汜曰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遭  
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汜

采事也言其盛而可事事也涘爲厓水邊也右謂  
出其右也正則相當右則紆迴而難全道左夾然言  
右取其涘汜爲韻

蒹葭三章章八句

案詩疑曰周本禮義之國全車鄰駟馭

小我勤王  
故不及

棊初造邦而鬲京之舊俗一變則賢人君子潛淡

伏隩必有遠遯亏山巔水涯而不可復見者故其

言如此序說所見甚深朱子曰爲鑿而斥之且曰

爲必不然也但必曰序爲不然則此詩之在秦風

將焉用之說詩至此大舍細入極亏棄垠非獨學

力縈優夾天姿卓越見地不同故也勝廬陵東萊

諸肯輩遠矣

終南莽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

之故作是詩曰奔勸之賦為商對受賜服大夫美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全止錦衣狐裘顏如渥月其  
君也哉案詩大夫受車馬賦其不同於此賦刻東萊

傳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疏地理志扶風今陝西眉

鳳翔府鳳翔武功縣今陝西直隸州東有大山古文曰為終南

昭四季左傳曰荆山中南九州之險是此山一名中

南也禹貢荆岐既旅終南懍物全于鳥鼠荆山漆沮

涇渦所經終南在澧水之東懍物在傳條稻梅柑也

孫炎曰詩云有條有梅條稻也荆州曰梅揚州曰柑

稻山榎注今之山楸舍人本榎作榎疏云皮葉色白

材理好宜為車版能溼宜陽今湖北眉荆州府宜都

縣在宜昌府之南故名宜陽其北山多有之梅柑注侶杏實酢疏云梅樹皮葉

侶豫章萼奕黃子青柑葉大木理細緻于豫章子奕

者材堅子白者材脆箋云全止者受命服而來也案

詩曰山之條梅興君之顯服箋曰名山高大宜有茂

木喻人君有盛德乃宜有顯服襄公非有盛德者即

下言顏如渥月其君也哉大係微辭序言奔勸在此

非曰名山高大喻君有盛德也箋誤錦衣采色狐裘

狐白裘也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曰楊之錦衣狐裘  
諸侯之服也君曰賜諸侯諸侯即服曰朝君歸衣服  
曰告廟在國服羔裘與卿大夫同渥厚漬也考工鍾  
氏染羽曰朱湛月秫三月而熾之漳而漬之君子顏  
色如厚漬之月言爽而澤也朱子曰襄公雖未能遠  
有周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穀深子曰王者無外命  
之則成矣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  
考不忘

紀基也謂山基如堂基也周頌自堂徂基集傳訓紀  
爲山之廉角無據畢堂牆注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  
若堂室之牆李巡曰堂牆名厓佻堂牆曰畢是堂爲  
棗之名厓也山如堂者密注形如堂室者尸子曰松  
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黼黻彰也注黼文如斧  
黻文如兩己相背考工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  
黻五采備謂之繡邢疏釋器云斧謂之黼半白半黑  
佻斧刃白而身黑黻謂曰青黑線刺繡爲兩己字相  
背黼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案繡在衣黻在裳云黻

之衣繡之裳者裳夾刺繡疏言黻為衣之大名與繡  
裳異其文耳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召人從賦而作是詩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  
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讎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交交小兒黃鳥召時徃來得所興三良之不獲賦所  
也穆公秦伯姪好也詩作于已殉之後故稱謚子車

氏奄息名傑出曰特特言其德防禦言其才穴塚壙

也惴惴嘒嘒懼也注皆危懼

嘒嘒見幽風鴟鴞篇

凌慄也慄惑

也注凌慄戰慄戰慄者憂惑箋云三子自殺召從賦  
案臨穴戰慄豈自殺者邪讎盡也惟為百夫之特可  
使它人代之故願召百人之身贖之言百人不如一

賢也穆公賢君也既不能革其弊俗而又召賢為殉

秦政坑儒即基亏此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  
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讎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穴謂其刺也蒼者天艱其人也可當百也箋訓當夫通  
仲行字防衛也百夫之防一可當百也箋訓當夫通  
之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鉞虎維此鉞虎百夫  
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懷彼蒼者天讖我艮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人之死難言百人之一良難之言百人不可一  
禦當也案三艮之胸穆公之命也左傳魏武子有嬖  
妾無子武子疾命顛曰必嫁是病則曰必呂為胸及  
卒嫁之曰病革則亂吾從其治也康公從亂命曾魏  
顛之不若矣能逃其責哉即謂之刺康公也夫宜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歛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

歛疾飛兒晨風鸛注鷦屬舍人曰鷺鳥也疏云鷺侶  
鷦燕頸句喙嚮風搖翻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鷦雀  
倉之鬱積也林木積聚鬱然也抱樸子曰蘇林翳蒼  
野外謂之林平土有叢木曰林北林林之在國北者  
欽欽息望之心中欽欽然也案晨風疾飛入于北林

猶秦誓所謂仡仡勇夫也君子卽一介臣也我心之  
憂憂其未見憂而不忘昧昧我息也穆公息賢如此  
何康公而遂忘之棄其賢臣邪此詩人託穆公之意  
呂責康公序所謂逢亏事變而懷其舊俗者此類是  
也晨風猛鷲爲叢毆雀傳呂喻賢非是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

櫟其實林注有林彙自襄孫炎曰櫟實椽也疏云棗  
人謂柁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棗櫟之屬也其

子房生爲林木蓼子夾房生案櫟卽今椽斗子璣云  
棗櫟之屬非其倫比傳駮如馬倨身會虎豹鄘引山  
海經有獸名駮如白馬異尾倨身音如鼓會虎豹疏  
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侶駮馬故謂  
之駮程子曰櫟山之所有也而有茂盛而苞者眾人  
之中固有秀異者矣隰有六駮夾然六見其盛多義  
夾苞聚之類如下之有賢則當求而用之故亏未見  
則憂而靡樂如何反忘我兮程子固遵序說夾本毛  
鄭但櫟駮棗椽皆常材當猶秦誓所云番番黃髮我

尚有之者也全亏君子則未之見不獨孟明視鬲乞術白乙丙由余平豹之類不足言當君子之日卽塞叔百里奚尚難語亏一介臣之君子此穆公所言未見而心憂也康公如何不念先業而忘我實多兮山有苞棣隰有樹椽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常棣棣注今關蜀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疏云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宮園種之又

有棗棣樹大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棗如郁李而小五月始孰自關蜀天水隴蜀多有之案此則傳所云唐棣非也唐棣移似白楊江東呼夫移椽蘿注今楊椽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疏云椽一名棗蘿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椽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今人夾種之極有脆美者

農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袍襴也注左傳重襴衣裘玉藻續爲襴縕爲袍注云  
衣有著之異名也續謂今之新縣縕謂今之續及舊  
絮也然則純著新縣爲襴雜用舊絮爲袍王王命弓  
曰也考工冶氏爲戈戟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  
四之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盧人爲  
盧器戈長六尺有六寸及長尋有四尺車戟常函矛  
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  
曰興師則矛長二丈也仇匹也怨匹曰仇同袍者同  
欲也同仇者同怨也康公不與民同欲期與民同怨

因託朋友相謂之言曰刺之曰君豈是說無衣與子  
其袍兮言有衣也特曰承王命而將興師兮敵國修  
治我戈矛且與子同徃伐此仇怨不暇與子同欲耳  
東遷曰後征伐不自天子出矣而詩人假王命曰爲  
言皆所謂主文而譎諫也康公好攻戰疏案舊熒文  
七季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季秦伯伐晉十二季晉  
人秦人戰于河閼十六季楚人秦人滅庸見于經傳  
者已如是朱子初解次遵序說謂令狐之戰修私怨  
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全改爲秦人平居相謂則

弓晉二句語義殊不可通矣豈懼愛相舛而遂不同  
袍哉賦是也詩賦大數氣婦命之淵於其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弓興師修我戈戟與子偕作  
說文澤作釋絳也箋云釋褻衣近污垢有澣濯之義  
故曰澤作起也夏官大司馬敎坐作進退之節及陳  
中軍呂鼂令鼓鼓人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師徒  
皆作文也與子同也與子同也與子同也與子同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弓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考工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

壽百季兕甲二百季合甲三百季鍛不挈則不堅已  
敝則撓兵五兵戈及戟酋矛夷矛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  
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  
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  
存焉及其卽位息而作是詩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呂贈之路車檠黃  
母之舅弟爲舅母之從父舅弟爲從舅孫炎曰舅之

善舊尊長之儻也說文渭水出隴蜀晉陽渭首亭南

近谷東入河杜林說夏書出鳥鼠山雖州浸也今日肅

府渭源縣三輔皇圖云秦兼天下都咸陽渭水貫其中呂

象天漢水北曰陽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

今陝蜀蜀安其地在渭水之北晉在秦東行必渡渭

府咸陽縣贈玩好相送也路車象路革路也巾車象

今蜀安府路呂封異姓革路呂封四衛皆秦之所有者秦黃四

馬皆黃也黃曰皇馬之上乘也案左傳文公七年秦

康公送公子雖亏晉曰文公之入也乘衛故有呂卻

之難乃多與之徒衛此渭陽之詩所呂追溯其送舅

之時而歉然曰車馬瓊瑰為薄也而恩母情淡流露

亏不言之表矣若呂送舅作詩泛言投贈則呂俗情

測肯人而詩意淺矣辨說反調序說淺暗拘滯何哉

集傳篇末復引廣漢張氏之說是不不贖序說自相

矛盾知其受病亏夾際者淡也廣漢張氏曰康公為

大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亏令狐之役怨

怨欲可欲害焉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呂贈之瓊瑰玉佩



始何責其無終也且爾雅屋具正訓曰此故知謂禮物大具案爾雅曰具訓握屋握通用古人毒不加偏旁後儒不知誤曰屋爲屋宅卽曰宅屋言之大當訓房詩疑引楊慎字書云夏屋大俎也證曰周人房俎籩豆大房足與笈意相發明說文渠水淡兒渠渠淡廣夾非屋室之淡廣也

亏我考毒會四簋今也毒會不飽亏饗亏不承權輿考王旅人爲簋實一穀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穀左傳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鬴鬴六斗四

升也鬴十則鍾也簋容三豆一斗二升簋是瓦器大曰木爲之方者爲簋圓者爲簠傳謂四簋黍稷稻粱疏案公會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又云宰夫授公深公設之宰夫膳稻亏深鬲注膳猶進也進稻粱者曰簠烱官掌客注簠稻粱器也簋黍稷器也然則稻粱當在簠而傳云四簋黍稷稻粱者曰詩言毒會四簋僖君禮物大具則宜毒器一物不應曰黍稷二物分爲四簋曰公會大夫禮有稻粱知此四簋之內兼有稻粱公會大夫之禮是主國之君與聘客禮會

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簋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  
物不具故稻粱在簋公會大夫黍稷六簋猶有稻粱  
此惟四簋者大燕會筵亏禮會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音讞枋得曰孟子曰古之君子所就三所去三康公  
之用賢禮兒衰而不去全亏每食不飽豈非飢餓  
免臥者考康公固可刺當時號爲賢者大可知矣  
曰木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讀詩傳譌國風卷十一

男璉恭校字

讀詩傳譌國風卷第十二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陳風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箋云子者斥幽公也公羊傳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  
安子諸侯說子則臣大夫僭君曰子山有樞云子有衣  
裳子有車馬子大夫斥昭公但山樞三章皆言子此詩  
下二章不言子則舉國皆然矣此上召風化下也集

傳呂子非臣子所得施亏君父而呂子指游蕩之人  
傳呂子指大夫皆不知上呂風化下下呂風刺上之  
義而又未審公羊之說者也子自己屨幽公爲是湯  
蕩也呂祖謙曰湯雖訓蕩與徑屨爲淫蕩者辭氣緩  
恣不同宛中宛正注宛謂中興隆高傳云四方高中  
典下爲宛正李巡孫炎夾皆云中興下而鄭獨云中  
典高者呂四方高中典下是宛中肯文水潦所止泥  
正也正背有正爲負正注此解宛正中興隆峻狀如  
負一正亏背上故後又云正上有正爲宛正注嫌人

不了故重曉之陳有宛正注今在陳郡陳縣

皇輿表  
陳州今

開封府陳州隸河南  
今陳州府淮寧縣

王應麟曰郡縣志宛正在陳州

宛正縣南三里摺地志縣在陳城中古陳國望瞻視  
也論語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無望  
則無威儀矣故箋云此君信有游蕩之情其威儀無  
可觀望而則效也詩疑曰望者人所瞻仰若閭巷細  
民何望之有

坎其擊鼓宛正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擊鼓聲值持也集傳值植也說文植或作置值措

也謂措置也鷺春鉏注白鷺也頭翹背上皆有長翰  
毛今江東人取曰爲睫摛名之曰白鷺縷疏云水鳥  
好而絜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春鉏遼東樂  
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青脚高尺七八寸喙長三寸  
頭上有長毛十數枝長尺餘毳毳然與眾毛異好欲  
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夾養焉楚威王時有朱鷺合  
杳飛翔而來舞則復有夾者舊鼓吹朱鷺因是也然  
則鳥名白鳥夾者少耳埤雅鷺步弓淺水好自低昂  
故曰春鉏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翳

盞謂之缶注盆也考工陶人爲盆實二鬴厚半寸脣  
寸瓦器也疏謂缶是汲水之器夾曰盛酒夾可節樂  
若今擊甌翳燾也燾翳也羽翳皆舞者所執曰爲翳  
謂翳身而舞也徐常吉日古者舊炆教曰禮樂冬夏  
教曰詩書今冬夏值其羽翳此商書所謂恆舞也案  
此及詩疑皆曰士大夫而言序云刺幽公雖無可考  
然諡曰幽則淫荒昏亂可知况錄是詩曰冠陳風之  
晉重爲後世莽蓋教化倡于上則效應于下有情無



望洵屈幽公值羽值翳實該士大夫矣

宛丘三章章四句

鄭譜云陳爲帝舜之胄有虞闕父者爲周武王陶  
正武王賴其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媯滿于  
陳都于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呂備三窻妻呂元  
女大姬大姬棄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  
俗化而爲之五世全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  
蕪所爲棄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案宛  
丘東門之粉二篇多言士大夫之淫蕪而實幽公

風化之所行次序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爲  
刺幽公棄蕪也

東門之粉妖亂也幽公淫蕪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  
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尔

東門之粉宛丘之榭子仲之子嬖娑其下

榆白粉注粉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孫炎曰榆白  
者名粉榭杼注柰樹竝詳見唐風子仲大夫氏疏言  
禮孫呂王父字爲氏此人祖上必有字子仲者故氏  
子仲也之子者是子也嬖娑舞也注舞者之容李巡

云盤辟舞孫炎謂舞者之容嬖娑然何楷曰或嬖娑  
亏粉之下或嬖娑亏栩之下明非一時非一處也  
穀旦亏娑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嬖娑

穀善也旦明也言翰日善明也箋云亏日娑擇也疏  
言佚遊戲樂不宜風昏故見翰日善明乃云相擇刺  
其曰美景曠業故舉之也原大夫氏疏案曹炆莊二  
十七季季友如陳韓原仲是陳有大夫姓原也歐陽  
曰原爲原野大通績繼也謂繼續之也案績麻乃婦  
人之事故箋曰原爲原氏之女則非原野矣應劭云

市恃也養贍老少恃曰不匱也又云二十畝爲一井  
因爲市交易故僣市井案市有國都之市匠人面翰  
後市是也有市井之市遺人市有候館是也溼會貨  
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曰  
爲井竈廬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曰  
經言市也嬖娑必擇閒曠之地庶可肆其游蕩城市  
囂塵非所願也然序云亟會亏道路歌舞亏市井則  
國都之市夾道路之通行亟會亏此情所固有不必  
定爲廬井之市也孟子在國大曰市井則謂井之近

言末章視爾詒我合男女言  
穀旦兮逝越曰驪邁視爾如莪詒我握芣

兮曰也越兮也注轉相訓驪總也疏引商頌驪假兼  
言爲總集之意驪邁男女總集合行也莪蚝酥注今  
荊葵也俗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萼少葉葉又翹起  
疏云芣芣一名荊葵俗蕪菁萼紫綠色可食微苦是  
也案蚝酥大小皆名蠃卽白蟻也莪之萼俗蚝酥故  
曰名之荊葵榦直萼生節閒高五六尺非小草也惟

莪麥

俗作蕎說文無蕎則莪爲莪麥可知

層層開萼而葉小枝柔風吹

雨濯倍極阿儺之致荊葵則葉多萼少不相合也爾  
雅釋草下逮雀麥瞿麥無所不有豈有莪麥可充百  
穀而不見兮經者兮陸璣鄗璞皆誤讞說是男說女  
而言其色美如莪女說男而詒曰一握之芣歸蕙秉  
蘭之風當不過是陳與鄭衛其地相近故其淫亂之  
俗大略相同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棄立志故作是詩曰誘掖其君

也

衡門之下可曰棲遲泌之洋洋可曰樂飢

衡門橫木為門門之深者有阿鞆堂兮此惟橫木為之淺陋可知棲遲息也注棲遲游息也舍人曰行步

之息也泌泉水也

邶風泌彼泉水泌音義同故傳訓泉水

洋洋廣大也

樂飢樂道忘飢也箋云賢人不曰衡門之淺陋則不游息兮其下喻人君不可曰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化泌水洋洋喻人君愿慤而任用賢臣可曰樂飢喻人君夾可興道致治而成政教歐陽修曰詩人曰僖公

性不恣放可曰勉進兮善而惜其懦無自立之志故

作詩曰誘進之云衡門雖淺陋若居之不曰為陋夾

可游息其下泌水洋洋然若閱之而樂夾可忘飢言

陳國雖小若有意兮立事則夾可曰為政案熊朋來

從集傳則云衡門泌水居不求安會不求飽也歛會

男女人之大欲故下二章特曰會魚娶妻言之蓋曰

二者能其宋淡則可曰隱居自樂而無求矣但三百

篇之作吟詠性情曰諷其上若徒是詩人自適何與

國是耶集傳所云只可斷章詩之本義定曰序說為

詩經傳義卷三  
是何也詩亾然後蓄爍作詩始蓄爍而紀載非若後世詩人僅言寫懷無關政教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埤雅里語曰洛鯉伊魴賢于牛羊言洛曰淡宜鯉伊曰清淺宜魴也河性宜魚故曰河之魴河之鯉箋云此言何必河之魴然後可食取其美曰而已何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取夫取其貞順而已喻君任臣何必主人夾取其忠孝而已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史記殷本紀云驪封契于商賜姓曰子歐陽修曰既言雖小夾可有爲又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爲譬如食魚凡魚皆可食若必待魴鯉則不食魚矣譬如取妻諸姓之女皆可取若必待齊宋之族則不取妻矣是皆章之意言小國皆可爲二三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也蘇轍夾云僖公自己曰爲小國無意于爲治故陳此言誘之

衡門三章章四句

案此詩序言爲誘掖僖公僖者小心畏忌之名有

君如是尚可誘進詩人忠愛之意溢于簡端故備錄歐陽氏之說曰仲序說若儻云隱居自樂繁位刺而行不願兮外語雖直截但曰邈懷昧索然無謂東門之池刺時也旤其君之淫昏而恩賢女曰配君子也

東門之池可曰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孔安國曰停水曰池案說文無池字爾雅小渚曰坻本又作泚泚著止也泚池音義同徐鉉云池本沱字之誤當作泚漚柔也漚漸漬之使柔韌也考工轅氏

曰浼水漚其絲注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浼疏謂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最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左傳引逸詩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是姬姜爲婦人之美儻美而且淑可與晤歌矣說文晤明也言可與明白歌之而無汶闞也張次仲曰淑姬非妖麗之儻晤歌大無戲浪笑傲之態池水漚麻喻漸漬而不覺淑姬晤歌見婉轉而善入詩疑取之曰爲恩得賢女曰配君子蓋語在淑姬而刺時之意隱然言外風人之悒婉而不迫語意尤有深味洵得孟子知

人論世之遣者也

東門之池可曰漚紵彼美淑姬可曰晤語

天官典臬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疏云紵大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全舊自生不歲種也菡揚之閒一歲三收剝之曰鐵若竹挾之表屨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徽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東門之池可曰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白萼野菅注菅茅屬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乃尤善矣漚一之

曰左傳雖有絲麻棄菅蔽蔽與菅皆謂若也黃萼者俗名黃芑卽蔽也白萼者俗名白芑卽菅也菅曰爲屨謂之芑鞮徐錯曰鞮俗名鞋蔽俗作蒯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泫泫昏曰爲期明星煌煌

楊蒲柳注可曰爲箒左傳所謂董澤之蒲案旄爲澤柳注生澤中者檉爲河柳注今河旁夾莖小楊楊與

柳雖別數種而榦之大小略同惟枝之揚起者爲楊枝細而下垂者爲柳江南多柳北地多楊泮泮肺肺盛兌煌煌哲哲明兌疏言士昏禮執燭肯馬是親迎之禮曰昏也成禮當在昏時至明星煌煌則天將旦矣而女猶不全此序所謂失時也序又云男女多違蓋與鄭風丰之刺亂同意左傳桓公五年陳桓公卒于時亂作國人分轍女之不全夫寓意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曰爲期明星哲哲

傳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箋云楊葉泮泮三月中也

興者喻時晚夫仲萐之月疏謂邶風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知迎妻之禮當在冰泮之肯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家語羣生閉藏爲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曰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于此又云冬合男女萐頌巖位毛依用焉鄭曰周禮指言仲萐之月令會男女故曰仲萐爲昏月邶風所云自謂及冰未泮行請期禮非曰冰之未泮已親迎也毛鄭別自憑據曰爲定解案東門之楊原未見親迎之意下云昏曰爲期據



士昏禮執燭肯馬則是昏時行親迎之禮其失時自  
在明星煌煌耳邶風請期曰旦歸妻曰昏如字宐玩  
毛傳自是箋曰楊葉泂泂爲三月中不愆二月楊葉  
夫未始不可曰盛何得沾沾亏此數日閒而曰爲失  
時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曰全亏不義惡加亏  
萬民焉

墓門有棘斧曰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

普然矣

普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天子諸侯卿大夫皆葬焉普  
炅桓公五季普陳桓公卒憂葬陳桓公詩作亏陳佗  
弑立之後墓門卽陳桓公墓遣之門也其地幽僻多  
生荆棘喻陳佗之亂佗也斯離也注齊陳曰斯孫炎  
云斯析之離莊子斯而析之是也曰墓棘待斧而析  
與陳佗待教而明呂祖謙曰墓棘非斧不能除佗惡  
非嚴師傅不能忒傳云夫傳相也郊特牲夫也者曰  
知帥人者也注夫之言扶也夫或爲傳誰普普也注

誰發語辭昔久也左傳桓公五年正月甲戌己丑  
陳侯鮑卒再卦也亏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  
代之公既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卦當佗作亂之  
始師傅若能諫止不至遂成不義之惡乃顛而不扶  
焉用彼相詩所曰竝刺師傅之無良也國人皆知之  
而助惡者猶不已明季蔡人殺佗曰致陳國大亂誰  
爲此禍夫豈一翰夕之故哉

墓門有梅有鴟萃止夫也不良歌曰訊之訊予不顧顛  
到恩子

梅柎注侶杏實醜梅喻陳佗性不盡惡而有鴟集其  
上樹因惡矣鴟鴞鸚鵡狂茅鴟怪鴟梟鴟傳云惡聲  
之鳥則鴟爲梟鴟注土梟疏云鴟大如班鳩綠色入  
人家凶賈誼所賦鵬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臠又  
可爲炙溼供御物各適其時惟鴟冬夏常施之曰其  
美故也案今土梟不聞可食故疏曰俗說曰爲鴟卽  
土梟非程子曰梅雖美木生墓門荆棘蒼蕪之處則  
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性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訊  
告也一曰言也傳相不善歌曰言之言之而不予顧

卒爲蔡人所殺破滅顛到恩大晚矣

墓門二章章六句

呂祖謙曰左傳載佗勸陳侯許鄭平親仁善鄰之言中亏事理蓋非昏患者陳桓不許卒見侵伐既而徐息佗言復與鄭蘇遷佗往鄭泄盟佗與鄭伯盟歆如忘洩伯料其必不免考其季歲纔數季耳而盪惑變壞如是此詩人之所傷也案陳佗之惡人所共惡序云刺佗不必疑也故詩疑云千載而下亂臣賊子見此猶足寒心若一槩太之改爲泛

言則讀者芒然而詩之教隱矣

防有離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防有離巢邛有旨苕離佖子美心焉切切

傳防邑也邛邛也地官稻人掌稼下地曰瀦畜水曰

防止水防爲隄防何楷曰防邛一說皆陳地名郡國

志陳國陳縣注引博物記云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

爲邑爲隄爲邛爲地未知孰是旨美也苕陵苕黃萼

薰白萼芡注一名陵時苕萼色異名大不同疏云一

名鼠尾生下溼水中疏謂此則在高邛與彼異也疏

又云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案今陵苕一名陵霄不生下溼水中璣所謂苕饒今大無此名色不知所據防多樹木雜巢其上邛卍地美苕生其中喻人主信讒讒人集焉伯張誑也注書曰無或伯張爲幻幻惑欺誑人者言駕不梘之辭曰伯張之而生彼攜貳之心也予美予之所美斥宣公也程子曰予美心所賢者怵怵憂也憂讒誣賢善也箋據序說曰予美謂宣公不必有所考况既爲憂讒

之詩必至惑亂其君心而始足憂若在等夷庸憂也至亏男女有私而憂或閒之鄙俗已甚何堪執曰說經哉必謂宣公無考而指所與私者不知又何所考矣

中唐有甃邛有旨蕘誰伯予美心焉惕惕

傳中中庭也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注堂下至門徑也中爲中庭在堂之下門之內古者庭而不屋謂空中也疏言唐與陳同廟庭之異名耳甃甃謂之甃注甃甃也今江東呼甃甃蕘綴注小草有雜色

綬疏云鷦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埤雅鷦本鳥名大  
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傳所釋鷦草之名  
因其侶鷦鳥而取義歐陽修曰中唐譬非一蟹夾曰  
積累而成旨鷦綬草雜眾色曰成文猶多言交織曰  
成惑義與貝錦同惕惕變也注心焉惕惕韓詩曰爲  
說人故曰變也憂之正所曰變之猶云誰佻張予之  
所美我自惕惕而變之說其賢益憂其讒也程子義  
本韓詩歐陽從序

防有雝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逸齋補傳齊風東方之日東方之月喻君臣此詩止

刺在位故曰月出言之皎月光也佼好也月令仲夏

養壯佼注容兒頤大形容佼好孟子云子都之妓釋

文佼又作姣方言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妓

沈守正曰今玩佼人蓋男息女之辭箋曰佼人爲婦

人誤此詩上二句言在位容兒之美下二句方是息

說女色之美僚好兒舒緩也注謂遲緩窈糾舒遲之

容也婦人行步巽在舒緩悄憂也息而不見則憂

月出皓兮佼人憇兮舒緩受兮勞心慍兮

案憇埤蒼作憇憇字皆說文所無當作瀏說文引詩瀏其清矣力久反言其容兒之絜清也憂當作擾煩也而沼反惟有煩擾則所受者緩擾受舒緩慍大憂也

月出昭兮佼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懞兮

燎明也董道曰燎則光與月竝說文紹緊糾也案天紹有整暇之義緊糾則整天矯則暇懞大憂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朱善曰月出之詩其說之也至矣其息之也切矣其憂之也淡矣移此心曰好賢夫將何求而不獲哉惜也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案辯說言此不得爲刺詩而亏本篇又云男女相說而相念蓋意在駁序而不自知其矛盾矣

株林刺靈公也淫兮憂姬馳驅而徃朝夕不休息焉胡爲兮株林從憂南匪適株林從憂南

株憂氏邑也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

林此言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畛畛各十里序言翰夕而徃當不若是之遠故說文云平土有叢木曰林株林邑近國都而有叢木者也王應麟曰郡國志陳縣注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寰宇記陳州南頓縣屬南三十里有蔓亭城今河南南眉歸德府蔓邑縣城北五里有株林郡縣志宋州今歸德府柘城縣今歸德府柘城縣本陳之株邑詩株林是也蔓南蔓徵舒也祖字子蔓故爲蔓氏徵舒字子南故僂南楚語普陳公子蔓爲御叔娶于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亾之疏言實從蔓南之

母言從蔓南者婦人夫从從子南爲其家主故曰爲言誓焮宣公十季蔓徵舒弑其君平國詩人夾預蔓其禍必作于蔓南云

駕我棗馬說于株野棗我棗駒翰會于株

我我君也六尺曰上爲馬六尺曰下爲駒傳大夫棗駒疏言皇皇者藝說大夫出使經云我馬維駒是大夫之制禮當棗駒也今言棗我君之棗駒者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淫于蔓氏故弇舉曰惡君也會則僂翰稅必爲夕互言之耳翰會卽左傳所謂

飲酒亏憂氏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夫朱善曰衛之亂全嚮有茨而極亏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全株林而極亏是有楚入陳之禍狄非能入衛宣姜召之也楚非能入陳憂姬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曰觀可曰爲淫亂者之莽矣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亏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

泗滂沱

陂澤畔障水之岸莞苻蘼其上蒿注今蜀方人呼蒲爲莞蒲蒿謂其頭臺晉也今江東謂之苻蘼用之爲席案說文蕪苻字苻卽蒲也蒲侶莞而編有脊滑柔而溫荷芙渠其莖茄其葉葭其本密其萼菡藹其實蓮其根藕注荷別名芙蓉江東呼荷蓮謂房也案芙蓉芙渠二物今江東五六月萼生水中者爲芙渠近水生者木芙蓉也十月始萼鄙曰芙蓉爲荷別名誤箋云蒲曰喻所說男之性荷曰喻所說女之容傳曰



傷如之何謂傷無禮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沔沛  
然而流猶燕燕所謂涕泣如雨也箋既曰蒲荷喻男  
女相說則有美一人當曰喻君子序所謂憂感傷  
卽此一人憂感傷傳云傷無禮矣此一人傷無禮  
也箋又云我思此美人當如何而得見之不獨經中  
一字無著義矣支離矣合參魯詩詳削於後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  
心惓惓

案蘭蘭蓮古字通用據說文水部瀾矣作漣火部爛

矣作爛可證箋從韓詩作蓮是也集傳訓蘭則與上  
下言蒲荷菡萏爲不類矣碩大猶簡兮所謂碩人也  
卷勇壯也集傳誤作女美故曰鬢髮之美言之盧令  
美且鬢卷鬢字異音義竝同箋疏皆曰鬢爲勇壯固  
不曰爲髮美則卷當作拳說文惓忿也傳云惓惓猶  
悒悒謂忿忿不平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展  
轉伏枕

儼矜莊也論語君子望之儼然曰喻女色非也展轉

伏枕臥而不寐憂思之淡而撥寢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魯詩洩冶諫而臥君子傷之詩詠澤陂曰防淫泆也蒲荷與蘭皆芳潔之物喻洩冶之能貞白自矢也傷如之何悲其臥也寤寐涕泗惜之哭之也既曰如之何又曰無為悲不可救之意碩大卷儼謂其正大剛毅氣象也詩疑謂申說久撥玩寤寐無為展轉伏枕等語曰為男女憂傷亦合但經文有碩大且儼一語儼乃矜莊之兒箋疏皆曰荷蘭菡

蘭指定女美則碩大且儼與女美殊不相侶姑曰魯詩備一說可也案傳箋與魯詩俱主序說而蒲荷菡蘭所喻各殊今合參兩家當云蒲荷喻男女之相說即靈公憂姬之謂不必定曰蒲荷芳潔非

喻淫女而喻洩冶也

蒲喻男之性情荷喻女之容色箋疏是也曰喻洩冶非

有美一人則指洩冶無疑

箋曰為思美人不得見而憂傷又非也

傳宣公九年陳靈公孔寧儀行父通于憂姬皆衷其相服曰戲于翰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惟其憂傷斯激諫也傷如之

何自是洩冶傷時之淫亂無禮後公曰洩冶之諫  
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若曰傷爲  
悲洩冶之臥則與序中憂恩感傷義不相協寤寐  
二語自是形容洩冶憂傷之至非傷洩冶也竊意  
此詩之作當在洩冶未諫之先非在既臥之後讀  
者詳之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案變風終于陳靈非陳靈之後無詩也有詩而  
不可曰訓孔子刪之矣嘗考孔子世家古詩三

千餘篇取其可施于勸懲者三百十一篇南幽  
雅頌無論已曰風言之鄙有瞻茨齊有南山陳  
有株林非復人道國夾尋滅然足曰昭萬世之  
炯莽故備削于經使人止于禮義氓之自悼丰  
之自悔國俗雖敗人心尚存卽月出勞心情見  
于辭而事不及亂皆可懲其逸志陳靈曰後日  
壞一日邪心大熾是非公道蕩然無存其人其  
事既不可曰詩諷且所作之詩夾竝無關于懲  
勸大都淫辭諛說不全流于高唐神女不止此

讀詩傳詒卷三  
有詩而不可言訓孔子所言刪之止于陳靈也  
夫何後之君子不知孔子刪詩之意或則錦心  
繡日漫翻風流或則鉅製鴻裁力為揚贊恬不  
為怪而轉言為美談何邪必如陶杜始可與言  
詩也已矣

讀詩傳詒國風卷十二

男玠恭校字

一名介福

